

讀

通

鑑

論

讀通鑑論卷十六

船山遺書二十四

衡陽王夫之議

齊高帝

凡篡位者未即位皆稱名已即位則稱帝史也
蕭齊無功竊位不足列於帝王之統系而以帝稱

者以北有拓拔氏之稱
魏故注齊以存口口

天下之治統於天子者也以天子下統乎天下則天下亂

故封建之天下分其統於國郡縣之天下分其統於州

曰道曰路曰行省曰布政使司皆州之異名也州牧刺史統其州者也州牧刺史

統一州而一州亂故分其統於郡隋唐曰州今日鹿郡守統其郡

者也郡守統一郡而一郡亂故分其統於縣上統之則亂

分統之則治者非但智之不及察才之不及理也民至卑

矣其識知事力情僞至不齊矣居尊者下與治之褻而無
威則民益亢而偷以威臨之則民惟懼而靡所騁故天子
之令行於郡而郡亂州牧刺史之令行於縣郡守之令行
於民而民亂疆者玩焉弱者震掉失守而困以死唯縣令
之卑也而近於民可以達民之甘苦而悉其情僞唯郡守
近於令可以察令之貪廉敏拙而督以成功唯州牧刺史
近於守可以察守之張弛寬猛而節其行政故天子之令
不行於郡州牧刺史之令不行於縣郡守之令不行於民
此之謂一統上侵焉而下移則大亂之道也而暴君污吏
恆下求以迫應其所欲於是牧刺不能治守守不能治令

令抑不能治民其尤亂者天子之令下與編氓相督責守
令益曠姦民益逞懦民益困則國必亡故統者以緒相因
而理之謂也非越數累而遙繫之也江左之有天下名爲
天子而其時之人已曰適如平世之揚州刺史而已雖然
荆揚徐梁四州之土廣矣而又益之以交廣甯三州之地
視商周之天下版圖不隘也而天子急奔其欲日遣臺使
下郡縣以徵求於民則天子一縣令臺使一胥隸也乃旣
名爲天子之使而有淫威則民之死於督迫者積矣實爲
天子之令而威已媮則民之無憚於上以亢守令者又多
矣齊高立令羣臣言事而竟陵王首以爲言知治道矣將

亡之國必頻遣使以徵求於天下遣御史矣遣給諫矣且遣卿貳矣民愈怨事愈廢守令愈偷未有不亡者也畫尊卑而限之乃以聯四海而一之故春秋書武氏子家父毛伯之來求以著天王之不君而自絕其紐也

義不可襲者也君子驗之於心小人驗之於天心所弗信君子弗爲天所弗順小人無成徒曰義而遂執言以加人則義在外也故闕外義之邪說而亂以不生齊無寸功於天下乘昏虐而竊其國弑其君盡滅其族神人之所不容義之必討者也劉景以宋室懿親攤拓拔氏之眾三十萬以嚮壽陽流涕縱橫徧拜將士求洩其大讎於義無不克

者也而困於垣崇祖之孤軍狼狽而退再舉以嚮甬城周
盤龍父子兩騎馳騁萬眾之中胸縮旋師然則智力伸而
義詘將天之重護蕭齊以佑亂賊挫忠孝哉蓋景者非可
以義服人者也其奔也不仁其仕於拓拔氏也不正而其
假於報讎以南侵也又豫爲稱藩於魏之約以茂中夏之
餘緒則其挾彊夷以逞也乘國之亡而遂其私也嗚呼景
誠拊心而自問果閔宗國之亡祖考之不血食合族之殲
死邪否也景方流涕之時不能自喻而天下又惡從而喻
之然而天鑒之矣故憤盈以出而疲劫以歸天奪之也若
夫景之耽榮寵於索虜則千載以下可接迹以知心者也

義不義決於心而卽徵於外驗之天而益信豈可揜哉
魏晉以降臣節隳士行喪摠新君以戕舊君且比肩而夕
北面居之宋疑而天下亦相與安之也久矣獨至於褚淵
而人皆賤之弟紹祝其早死劉祥斥其障而沈文季責其
不忠且其子賁以封爵爲大辱而屏居不仕華歆王祥殷
仲文王宏傅亮之流均爲黨逆淵獨不齒何也此天理之
權衡發見於人心者銖兩之差不昧也黨篡逆而叨佐命
之賞者多矣有志同謀合而悅以服焉者有私恩固結而
不解者有不用於時而奮起以取高位者其下則全軀保
祿位被脅而詭隨者凡此以君子之道責之則無可容以

小人之情度之則猶相諒而淵皆不然淵者聯姻朱室明
帝任之爲冢宰者也其時齊高一巴陵王休若之偏裨耳
淵不藉之以貴抑未嘗與協謀而相得恩所不加志所不
合勢不相須權不相下乃其決於黨逆而終始成乎篡弑
者無他己則不孝脫衰干進而忌袁粲之終喪欲奪粲以
陷之死宋不亡齊不篡則粲不死遂以君授人而使加以
刃遂傾其祚皆快意爲之而不恤於是永爲禽獸不足比
數於人倫故閩門之內弟願其死子畏其汚子弟不願以
爲父兒而後雖流風積靡之世亦不足以容不然何獨於
淵而苛責之邪褚賁之辭父爵疑非人子之道矣而屏居

墓下終身不仕則先自靖而不傷父子相其之恩無他忘
利祿而後可曲全於人倫之變也以名位持勢而繫其心
者於君親何有哉張居正以沖主爲辭楊隱自以滅賊自
詫幸而先填溝壑不及見國之亡爾不然權爲褚淵必也
絕其本根見棄於天人之賤之也夙矣不嗣惡已著見而
後不容於天下也

武帝

范縝作神滅論以闢浮屠竟陵王子良餌之以中書郎使
廢其論縝不屑竇論以取官可謂偉矣雖然其立言之不
審求以規正子良而折浮屠之邪妄難矣子良翩翩之執

袴耳俯而自視非其祖父乘時而竊天位則參佐之才而已而爵王侯位三公驚喜而不知所從來雖欲不疑爲夙世之福田而不可得而縝惡能以寥闊之論破之夫縝樹花齊發之論卑陋已甚而不自知其卑陋也子良乘篡逆之餘潤而位王侯見爲茵褥而實糞溷縝修文行而爲士流茵褥之資也而自以爲糞溷以富貴貧賤而判清濁則已與子良驚寵辱而失據者同其情矣而惡足以破之夫以福報誘崇奉學佛之徒詰者且輕之矣謂形滅而神不滅學佛之徒慧者亦謂爲常見而非之矣無見於道而但執其緒論以折之此以無制之孤軍撥蠶屯之寇盜未有

不訶者也。子良奚以知神之不滅哉？謂之不滅，遂有說焉。以成乎其不滅，纘又奚以知神之必滅哉？謂之滅，遂有說焉。以成乎其滅，非有得於性命之原而體人道之極，知則果知行則果行，揭日月而無隱者，詎足以及此浮游之論。一彼一此，與於不仁之甚，而君子之道，乃以充塞於天下。後之儒者之於浮屠也，或識之，或闕之，兩皆無據而闕之者，化爲惑也。不鮮韓愈氏不能保其正，豈纘之所克任哉？夫其辨焉而不勝爭焉，而反屈者，固有其本矣。范纘以貧賤爲糞溷，韓愈以送窮爲一，心歎小人喻利之心，不足以喻義而惡能立義，浮屠之慧，且目笑而賤之，尤矣。無制之

孤軍必爲寇盜窩也

官無常祿賊則坐死日殺，人而貪彌甚有常祿矣賊乃坐死可無辭於枉矣乃抑曰：私入而貪尤彌甚老氏曰民不畏死，素可以死威之誠哉。是言也。拓拔氏之未班祿也枉法十疋義賊二十疋坐死，其旣班祿也義賊一疋枉法無多少皆死徒爲殘虐之令而已。夫吏豈能無義賊一疋者乎。非於陵仲子之徒大賢以下未有免焉者也。人皆遊於羿之彀中則將詭遁於法而上下相蒙以幸免其不免者則無交於權貴者也有忤於上官者也。繩姦胥之過拂猾民之欲者也。狎姦胥縱淫民媚上官事權貴則枉法千匹

而免矣反是不患其無誅一正之可搜摘者也於是乎
日殺人而貪彌甚不知治道而刻覈以任法其弊必若此
而不爽故拓拔令羣臣曰審不勝貪心者辭位而慕容契
曰小人之心無常帝王之法有常以無常之心奉有常之
法非所克堪乞從退黜蓋以言乎常法之設徒使人人自
危而人人可以免脫其害深矣宏不悟焉死者積而貪不
懲豈但下之流風不可止哉以殺之者導之也

拓拔氏之禁讖緯凡再六至太和九年詔焚之畱者以大
辟論蓋邪說乘一時之浮氣汜濫既極必且消亡此其時
也於是竝委巷卜筮非經典所載而禁之卓哉爲此議者

其以迪民於正而使審於吉凶也禮於卜筮者問之曰義與志與義則可問志則否又曰假於時日卜筮以疑眾殺蓋卜筮者君子之事非小人之事委巷之所不得與也君子之於卜筮兩疑於義而未決於所信問焉而以履信事逆於志已逆於物未能順也問焉而以思順得信而履思效於順則自天佑之吉无不利若此者豈委巷小人所知亦豈委巷小人所務知者哉其當嚴刑以禁之也非但姦宄之妄興以消其萌也卽生人之日用亦不可以此亂之也死生人道之大者也仰而父母俯而妻子病而不忍其死則調持之已耳乃從而卜筮之其凶也將遂置之而廢

藥食邪其吉也將遂慰焉而疏侍省邪委巷之人以此而妨孝慈以致之死追悔弗及矣婚姻人道之大者也族類必辨年齒必當才質必堪審酌之已耳乃從而卜筮之其吉也雖匪類而與合邪其凶也雖佳偶而與離邪委巷之人其以此亂配偶而或致獄訟追悔弗及矣抑如寇至而避之不容已者也避之必以其時而不可待避之必於其地而不可迷深思而謀之有識者雖不免焉鮮矣 從而卜筮之其吉也時地兩失必趨於陷阱邪其凶也 爾得必背其坦途邪委巷之人以此而蹈凶危追悔弗及矣 繇此言之委巷之有卜筮豈但納天下於邪乎抑且陷民

於凶危咎悔之塗而愚民無識方且走之如鶩王者安全
天下而迪之以貞故王制以爲非殺莫能禁也且委巷卜
筮之術背於經典者於古不知何若而以今例之則先天
序位也世應游魂也竊卦氣於陳搏也師納甲於魏伯陽
也攀六神生克神煞於星家之瑣說與巫覡之妖術也自
焦京以來其誣久矣沿流不止爲君子儒者不能自拔流
俗之中以守先王之道亦且信其妄而墮之義文周孔之
間雖其微言叛其大義徒以惑民而導之於險阻嗚呼拓
拔氏夷也而知禁之爲君子儒者文之以淫辭而導之爲
天人之至教不謂之異端也奚可哉程子鄙康節之術而

不屑學康節之術委巷之師也

拓拔氏太和九年從李冲之請五家立鄰長五鄰立里長五里立黨長此里長之名所自昉也冲蓋師周禮之遺制而設焉乃以周制考王畿爲方千里爲田九萬萬畝以古畝百步今畝二百四十步約之爲田三萬七千萬有奇以今起科之中制準之爲糧大約二百二十萬石視今吳縣長洲二邑之賦而不足則其爲地也狹爲民也寡矣周之侯國千八百視今州縣之數而尤儉也以甚狹之地任甚寡之民區別而屑分之也易且諸侯制賦治民之法固有用周制者如齊之軌里楚之牧隰不能强天下以同也

以治眾大之法治寡小則疏而不理以治寡小之法治眾大則濫而不行故周禮之制行之一邑而效行之天下而未必效者多矣三長之立李冲非求以靖民以覈民之隱冒爾拓拔氏之初制三五十家而制一宗主始爲一戶略矣於是而多隱冒冲立繁密之法使民無所藏隱是數畧以盡魚之術商鞅之所以彊秦而塗炭其民者也且夫一切之法不可齊天下雖聖人復起不能易吾說也地有肥瘠民有滯頑而爲之長者亦異矣民疲而瘠則五家之累端於一家民悍而頑則是五家而置一豺虎以臨之也且所責於三長者獨以課覈賦役與抑以兼司其訟獄禁制

也兼司禁制則弱肉彊食相迫而無窮獨任賦役則李代桃僵交傾而不給黠者因公私斂拙者奔走不遑民之困於斯極矣非商鞅其孰忍爲此哉夫民無長則不可也隱冒無稽而非違莫詰也乃法不可不簡而任之也不可不輕此王道之所以易易也然則三五十家而立宗主未嘗不爲已密而五家櫛比以立長其禍豈有涯乎民不可無長而置長也有道酌古今之變參事會之宜簡其數而網不密遞相代而互相制則疲羸者不困而彊豪者不橫若李沖之法免其賦役三載無過則升爲黨長復其三夫而知姦民之恣肆無已矣要而論之天下之大田賦之多人

民之眾固不可以一切之法治之也有王者起酌腹裏邊
方山澤肥瘠民人眾寡風俗澆頑因其故俗之便使民自
陳之邑之賢士大夫酌之良有司裁之公卿決之天子制
之可以行之數百年而不敝而不可合南北齊山澤均剛
柔一利鈍一槩強天下以同而自謂均平蓋一切之法者
大利於此則大害於彼者也如之何其可行也

齊以民間穀帛至賤而官出錢糴買之亦權宜之法可以
救偏者也民之所爲務本業以生積勤苦以獲爲生理之
必需佐天子以守邦者莫大乎穀帛農夫終歲以耕紅女
終宵而紡徧四海歷萬年唯此之是營也然而婚葬之用

醫藥之需鹽茗之資親故鄉鄰之相爲醕酢多有非穀帛
之可孤行必需金錢以濟者乃握粟抱布罄經年之精髓
適市而姦商雜技揮斥之如土芥故菽粟如水火而天下
之不仁益甚孟子之言目擊齊梁之餓殍充塗仇殺相仍
者言也非通論也乃當其貴不能使賤上禁之弗貴而積
粟者閉糴則愈騰其貴當其賤不能使貴上禁之勿賤而
懷金者不饑則愈益其賤故上之禁之不如其勿禁也無
已賤則官糴買之而貴官糶賣之此常平之法也而猶未
盡也官糶官買何必凶年而糶賣乎以餉兵而供國用而
民本色之徵而折金錢以抵穀帛之賦則富室自開糜發

筭以斂金錢而價自平矣故曰權宜之法可以救偏者也
乃若王者之節宣也有道則亦何至穀帛之視土芥哉金
錢不斂於上而散布民間技巧不淫於市而游民急須衣
食年雖豐桑蠶雖盛金錢賤而自爲流通亦何待官之糴
買而後使農夫紅女之不困邪故粟生金死而後民興於
仁菽粟如水火何如金錢之如瓦礫哉

拓拔宏詔羣臣言事李彪所言幾於治道君子所必取焉
其善之尤者曰父兄繫獄子弟無慘容子弟被刑父兄無
媿色宴安自若衣冠不變骨肉之恩豈當如此父兄有罪
宜令子弟肉袒請闕請罪子弟有坐宜令父兄露板引咎

乞解所司以扶人倫於已墜動天性於已亡不已至乎夫父兄之引咎子弟之請罪文也若其孝慈惻怛之存亡未可知也役於其文亦惡足貴乎而非然也天下驚於文則反之於質以去其僞天下喪其質則導之於文以動其心故質以節文爲欲爲君子者言也文以存質所以閱質之亡而使質可立也天下之無道也質固澆矣而猶有存焉者動止色笑之間對人而生其媿怍不知道者曰忠孝慈友之淺深厚薄稱其質而出之而何以文爲則坦然行於忻戚之便安而後其質永喪而無餘今且使父兄被罪者肉袒於闕子弟坐刑者退省於官則雖不肖者亦願其父

兄弟之免而已可以卽安此情一動而天性之孝慈相引而出小人之惡斂而君子之志舒此非救衰薄挽殘忍之上術與近世有南昌熊文舉者爲吏部郎其父受賕於家貽書文舉爲人求官選者得之其父逮問遣戍而文舉以不與知勾免泣事如故漸以遷官未三年而天下遂淪悲哉三綱絕人道蔑豈徒一家之有餘殃哉

正統之論始於五德五德者邠衍之邪說以惑天下而誣古帝王以徵之秦漢因而襲之大抵皆方士之言非君子之所齒也漢以下其說雖未之能絕而爭辨五德者鮮唯正統則聚訟而不息拓拔宏欲自躋於帝王之列而高閭

欲承符秦之火德李彪欲承晉之水德勿論劉石慕容符
氏不可以德言司馬氏狐媚以篡而何德之稱焉夏尙元
殷尙白周尙赤見於禮文者較然如衍之說元爲水白爲
金赤爲火於相生相勝豈有常法哉天下之勢一離一合
一治一亂而已離而合之合者不繼離也亂而治之治者
不繼亂也明於治亂合離之各有時則奚有於五德之相
禪而取必於一統之相承哉夫上世不可考矣三代而下
吾知秦隋之亂漢唐之治而已吾知六代五季之離唐宋
之合而已治亂合離者天也合而治之者人也舍人而窺
天舍君天下之道而論一姓之興亡於是而有正閏之辨

但以混一者爲主故宋濂作史以元爲正而亂□□皆可
託也夫漢亡於獻帝唐亡於哀帝明矣延秀出之孤緒以
蜀漢繫漢黜魏吳而使晉承之猶之可也然晉之篡立又
奚愈於魏吳而可繼漢邪蕭警召夷以滅宗國竊據彈丸
而欲存之爲梁統蕭衍之逆且無以愈於陳霸先而況於
警李存勗朱邪之部落李昇不知誰氏之子必欲伸其冒
姓之妄於諸國之上以嗣唐統而授之宋則劉淵可以繼
漢韓山童可以繼宋乎近世有李一合而一離一治而一
亂者云然亂於此可以知天道焉於此可以知人治焉過此而曰五
德曰正統豈訟於廷舞文以相炫亦奚用此曉曉者爲

篡逆之臣不足誅君子所惡者進逆臣而授以篡弑之資者也夫唯曹操劉裕自以其能迫奪其君操不待荀彧之子以柄而劉穆之傅亮因裕以取富貴非裕所藉以興也司馬懿之逆劉放孫資進而授之也放資之罪無所道矣然放資固天下之險人也亦無足誅也蕭道成之逆誰授之劉秉也蕭鸞之逆誰授之蕭子良也夫秉之忠子良之賢其於放資薰猶迥別矣而優柔惟怯修禮讓之虛文以成實禍於是而後爲君子之所甚惡以二子者可以當君子之惡者也金日磾之讓霍光也曰臣胡人且使匈奴輕漢自揣審知光深而爲國亦至矣然終日磾之世霍光不

敢受封上官桀不敢肆志則日磾固毅然以社稷爲己任而特避其名耳秉以宋之宗室子良以齊之懿親受託孤之重分位可以制百官品望可以服天下忠忱可以告君父而迂回退巽知姦賊之叵測而賓賓然修禮讓之文宗社之任在躬憊忘而不恤豈徒其果斷之不足哉蓋亦忠誠之未篤也是以君子惡之也易曰謙德之柄也君子以謙爲柄而銷天下之競豈失其柄以爲謙而召姦充以得志乎乘終受刃而子良鬱鬱以亡亦自悔之弗及矣史稱子良仁厚不樂世務故以輔政推鸞誠不樂世務也山之椒水之湄獨寐寤歌胡爲乎立百僚之上而不早退也

鬱林王

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尚書刪自仲尼且不可盡信況後世之史哉鬱林王昭業之不足爲君固已然曰世祖積錢及金帛不可勝計未暮歲而用盡則誣矣夷考暮歲之中未嘗有傾宮璇室裂繒鑿蓮之事也徒以擲塗賭跳之戲遂蕩無窮之帑乎隋煬之侈極矣用之十三年而未竭鬱林居位幾何時而遽空其國邪當其初立王融先有廢立之謀矣蕭鸞排抑子良挾權輔政卽有篡奪之心矣引蕭衍同謀而徵隨王子隆於是而其謀益亟鬱林坐臥於刀鋸之上而愚不知耳鸞已弑主自立王晏徐孝嗣文

致鬱林之惡以掉鸞滔天之罪欲加之罪何患無辭乎史
於宋主子業及昱皆備紀其惡窮極葳蕪不可以人理求
者而言之已確豈盡然哉亂臣賊子弑君而篡其國詎可
曰君有小過而我固不容則極乎醜詆而猶若不足固其
所矣夫宋孝武之懲於逆劭也明帝之必欲立昱而固其
位也齊武之明而儉也夫豈不知子孫之不肖而思有以
正之乎大臣挾人人可爲主之心不以戴賊爲恥誰與進
豫教之道於先獻箴規之言於後者待其不道暴其惡以
弑之已耳此三數君者亦嘗逆師保之訓殺忠謀之臣否
邪此可以知在廷之心矣人道絕廉恥喪公然計數其君

之惡而加以已甚之辭曰此其立乎弑而立乎篡者也惡足信哉

人而不仁言動皆非人之所測天下而不仁嚮背皆任其意之所安不仁者非但殘忍忤害之謂也殘忍忤害者抑必先蒙昧其心漠然於身漠然於天下而後敢動於惡而無忌雖然猶或有時焉遇大不忍之事若鬼神臨之而惻惻以不雷則人亡其仁而仁未遽去其心也唯夫爲善不力爲惡不力漠然於身漠然於天下優游澗澗而夷然自適者則果不仁也如死者之形存而哀樂不足以感矣此其爲術老聃楊朱莊周倡之而魏晉以來王衍謝鯤之徒

鼓其狂瀾以蕩忠孝之心棄善惡之辨謂名義皆前識也
謂是非一天籟也於我何與焉漠然於身而喪我漠然於
天下而喪耦其說行而天下遂成一刀刺不傷火焚不蒸
之習氣君可弑國可亡民可塗炭解散披離悠然自得盡
天下以不仁禍均於洪水猛獸而抑甚焉蕭鸞之弑鬱林
也謝淪與客圍碁局竟遂臥而不問虞仲聞變但曰王徐
綽袴廢天子天下豈有此理邪江斲則託疾吐噓而去謝
朮出爲吳興守致酒數斛與其弟曰可力飲此勿豫人事
此數事者當時傳之以爲高而立人之朝食人之祿國亡
君弑若視黃雀之啄螳螂付之目笑非至不仁者其能若

此乎故刻薄殘忍者情之不戢禍及君親而清宵一念猶有媿悔之萌唯若淪淪斃胙之流恬然自適生機斬而痛癢不知仁乃永不生於其心而後人理盡絕士大夫倡之天下效之以成乎不仁之天下追原禍始唯聃朱莊列守雌緣督之教是信以爲仁之賊也君子惡而等之洪水惡此而已

明帝

人才之靡也至齊梁而已極非盡靡也尸大官執大政者靡於上焉耳明帝之凶悖高武之子孫殺戮殫盡而後止而大臣談笑於酒弈之間自若也乃晉安王子懋之死其

防閭陸超之董僧慧先與子懋謀舉兵者獨能不昧其初心僧慧則請大斂子懋而就死業已無殺之者而視子懋幼子訊父之書一慟而卒超之或勸其逃而曰吾若逃亡非唯孤晉安之恩亦恐田橫之客笑人端坐以待囚而爲門生所殺頭隕而身不僵夫二子者非但其慷慨以捐生也審於義以遲回瀕死而不易其度使當託孤寄命之任其不謂之社稷之臣與乃皆出自寒門身爲武吏其視王謝徐江世胄華門清流文苑之選世且以爲涇渭之殊而以較彼之轉面忘君安心助逆者果誰清而誰濁也故曰尸大官執大政者靡於上而下未盡然也永嘉之後風俗

替矣而晉初東渡有若郗鑿卞壺桓彝之流秉正而著立
朝之節紀瞻祖逖陶侃溫嶠忘身以_因濟其艱危乃及謝
傅薨王國寶用事以後在大位者若有衣鉢以相傳擅大
位以爲私門傳家之物君屢易社屢屋而磐石之家自若
於是以苟保官位爲令圖而視改姓易服爲浮雲之聚散
唯是寒門武吏無世業之可憑依得以孤致其惻隱羞惡
之天良繇此言之爵祿者天子齊一人心移易風俗之大
權在焉不可與下以固然而使據之以爲己重其亦明矣
世業者天子之守也非下之所得怙也閭井之子弟受一
頃田於祖父而卽以賦稅怨縣官亦何以異於此哉拓拔

宏曰君子之門無當世之用要自德行純篤純篤云者豈不恤名義長保其富貴之家世而已乎

拓拔宏之偽也儒者之恥也夫宏之偽欺人而遂以自欺久矣欲遷雒陽而以伐齊爲辭當時亦孰不知其偽者特未形之言勿敢與爭而已出其府藏金帛衣器以賜羣臣下逮於民行無故之賞以餌民而要譽得之者固不以爲德也皆欺人而適以自欺也猶未極形其偽也至於天不雨而三日不食將誰欺欺天平人未有三日而可不食者況其在豢養之子乎高處深宮其食也孰知之其不食也孰信之大官不進品物不具宦官宮妾之側孰禁之果不

食也歟哉而告人曰不食數日猶無所感將誰欺欺天乎
[宏]之習於僞也如此固將曰聖王之所以聖吾知之矣五
帝可六三王可四也自馮后死[宏]始親政以後五年之間
作明堂正祀典定禘廟祀圜丘迎春東郊定次五德朝日
養老修舜禹周孔之祀耕藉田行三載考績之典禁胡服
胡語親祠闕里求遺書立國子大學四門小學定族姓宴
國老庶老聽羣臣終三年之喪小儒爭豔稱之以爲榮凡
此者典謨之所不道孔孟之所不言立學終喪之外皆漢
儒依託附會逐末舍本雜識緯巫覡之言塗飾耳目是爲
拓拔[宏]所行之王道而已尉元爲三老游明根爲五更豈

不辱名教而羞當世之士哉故曰儒者之恥也德立而後道隨之道立而後政隨之誠者德之本欺者誠之反也漢儒附經典以刻畫爲文章皆不誠之政也而曰帝之所以帝王之所以王在是而已乃畢行之以欺天下後世者唯宏爾後之論者猶豎稱之以爲斯道之榮若漢唐宋之賢主俱所無逮者不恤一日之勞不吝金錢之費而已爲後世所欣慕則儒者將以其道博寵光而侈門庭乎故曰儒者之恥也雖然抑豈足爲君子儒之恥哉君子儒之以道佐人主也本之以德立之以誠視宏之所爲沐猴之冠優俳之戲而已矣備紀宏之僞政於史策所以示無本而效

漢儒附託之文具則亦索虜欺人之術也可以鑒矣

王敬則之子幼隆以謝朓其姊婿也告以反謀而朓發之敬則敗死朓遷吏部則夫婦之恩絕其後始安王遙光要與同反復以告左興盛爲遙光所殺則保身之計亦迷故論者以咎朓之傾險雖然使朓從幼隆而秘其謀從遙光而受衛尉卿之命以爲內應於義旣已不可而事敗駢誅又何足以爲全身之智乎嗚呼士之處亂世遇亂人也難矣若朓者非有位望之隆足爲重輕幹略之長可謀成敗者也徒以詞翰之美見推流輩而已而不軌以徼幸者必引與偕而不相釋夫朓亦豈幸有此哉無端苦以相加而

進有叛主之逆退有負親戚賣友朋之憾握出卜白何
能救眇之詩曰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其其可悲乎
夫眇直未聞君子之教立身於寡過之地而已非懷情叵
測陷人以自陷之僉人也而卒以不令而死夫君子之處
此則有道矣可弗仕勿仕也仕可退無待而退也無可退
焉靜而若愚簡而若蕩既已爲女人矣山川雲物之外言
不及於當世交不狎於亂人則莊周所謂才不才之閒者
近之而益之以修潔持之以端嚴亂人曰此沈酣詞藝而
木彊不知道者未足與謀也則雖懷隱而欲相告至其前
而默然已退榮不得而加辱不得而至福不得而及禍不

得而延庶其免夫眇之不能及此也名敗而身隨之宜矣
雖然又豈若范蠡王融祖珽與魏收之狂悖猥鄙乎諺曰
文人無行未可樂以加眇也

東昏侯

揚雄曰鴻飛冥冥弋者何篡焉雄未能踐其言也若其言
則固可深長思也冥冥者時也飛者道也鴻以飛爲道不
待其始飛也而所以處冥者得矣弋者之不篡非有篡之
之心限於冥而罷其機牙也苟有可篡則於冥而篡之也
滋甚唯使弋者忘其篡之情而後鴻以安於雲達其以銷
弋者之情已久矣王敬則反欲劫何充爲尙書令敬則長

史王弄璋曰何令高蹈必不從不從便應殺之舉大事先
殺名賢必不濟敬則乃止夫允何以得此於弄璋乎至何
點而尤危矣崔慧景反逼點召之點弗能脫唯曰與談佛
義不及軍事慧景敗東昏侯欲殺點蕭暢曰點若不誘賊
其講未易可量東昏乃止點又何以得此於暢邪點與允
之時冥矣上有亂君下有亂臣而二子若罔知也守其機
之恆而已二子者學於浮屠氏者也而守其恆而自安於
道且若此矣況君子之忠信爲甲冑禮義爲干櫓者乎飛
絕於地而非有擇地故二子迫處於吳越之間而未必浮
海濱而居荒嶠飛無求於人而人自仰之故暢弄璋不必

與相知而曲爲之護亂君亂臣弋之不可而弋之之志自消二子豈以飛爲避弋之術哉自翔於雲路而弋固莫能篡也故飛者非怙之以不可篡也冥者非可乘以飛之機也天下無道吾有其道道其所道初與天下無與然而道之不可廢也不息於冥亦不待冥而始決也持己自正修其業而人心自順生死禍福俟之天聽之世已何知焉是故揚雄氏之言可深長思也而非固爲暗晦以圖全之陋術也愈於莊生曳塗之說遠矣

齊之逆非曹馬劉氏之比也東晉之虐非晉梧鬱林之比也故蕭衍雖篡而罪輕於道成乃自宋以來天下之滅裂

甚矣一帝殂一嗣子立則必有權臣不旋踵而思廢之伺其失德則暴揚之以爲奪之之名當展之席未曠今將之械已成謝晦一啓戎心而接跡以興者不絕至於東昏立而無人不思攘臂以仍矣江祐也劉暄也蕭遙光也徐孝嗣也沈文季也陳顯達也崔慧景也張欣泰也死而不懲後起而益烈汲汲焉唯手刃其君以爲得志爾身爲大臣不定策於顧命之日不進諫於失德之始翹首以待其顛覆起而殺之嗚呼君臣道亡恬不知恤相習以成風尚至此極矣拓拔氏聞風而起元禧無故而乘其主之出獵遂欲舉兵以內亂自有天地以來人道之逆未有甚於此時

者也能挽其狂波而扶名義於已墜者願不偉與於是而
蕭懿獨秉耿耿之忠白刃臨頭而不易其節弟衍說之而
不聽張宏策說之而不聽徐曜甫說之而不聽禍將及矣
曜甫知之勸其奔襄陽而奮然曰自古皆有死豈有叛走
尚書令邪可不謂皎皎炎炎天日在心而山嶽孤立者乎
沈慶之不忍廢子業而死猶有低回之心焉懿則引領受
刃以全大臣之節尤爲烈矣一人風之而天下之心亦動
故自是以後自非決志篡奪不敢視嗣君如圈豚旋攤立
而旋執殺之懿之爲功於名教大矣哉煬之者謝晦撲之
者懿也晦罪滔天而懿之功又豈可泯乎

孟景與劉裕同起盧循寇逼而景懼以死蕭穎胄與蕭衍同起蕭瑨兵逼江陵而穎胄懼以死庸人輕動而喪其神守裕與衍固不以其存亡爲輕重也乃景穎胄之無定情固矣假令不死而裕衍之勢成景穎胄其能終匡晉齊乎抑知己之非裕衍之敵而不爭乎景且爲劉毅穎胄且爲沈攸之也無疑則其死也又裕衍之幸也景死而劉毅無援穎胄死而衍安坐以有國天下稍甯免於兵爭者五十餘年則穎胄之死非徒衍之幸抑天下之幸也穎胄之立南康王也非衍志也穎胄挾以制衍也故於諸篡主唯衍差爲近正者有二穎胄懼怯欲請救於魏其時元英方欲

乘亂以襲襄陽幸其主不從耳而請援以挑之是授國於
索虜也衍毅然曰丈夫舉事欲清天步豈容北面請救戎
狄則其視劉文靜之引突厥以貽後患者爲正矣潁冑之
立南康也果不忘蕭鸞之血祀乎抑道成立順帝蕭鸞立
海陵之故智耳已正君臣之分而又奪而弑之則君臣之
道遂淪喪而無餘衍之東下也東昏已死於張稷之手衍
乃整勒部曲以入建康自以宣德太后令承制受百僚之
敬而非受命於南康南康王至姑熟而衍已自立未嘗一
日立於南康之廷非己立之未嘗臣之則視唐之奉代王
而逼之禪也又有閒矣故曰視諸篡者爲近正也藉令穎

胄不死必陽奉南康以與衍爭而規滅衍以自篡不勝則北引索虜以殘中國僅存之統王琳之禍穎胄先之矣故穎胄之死非徒衍之幸抑天下之幸也乃若衍之惡不可掩者則弑和帝是已衍固欲置之南海而沈約以危詞動之然衍以是惡約奪其權而加以惡諛則衍且有自艾之心矣若穎胄之茸頭而欲師道成鸞之故斃死而其愿隱耳衍之所不屑也

讀通鑑論卷十六終

讀通鑑論卷十七

船山遺書二十四

衡陽王夫之譏

梁武帝

齊梁之際天下始有志節之士馬仙琕之不降也何充何
點之召而不赴也顏見遠之死也梁武能容之而諸君子
者森森自立於人倫晉宋以來頑懦之風漸衰止矣非待
梁武之獎勸之也夫齊之得國也不義之尤者東昏之淫
虐亦殊絕而非他亡國之主所齒齊亦何能得此於天下
士哉風教之興廢天下有道則上司之天下無道則下存
之下亟去之而不存而後風教永亡於天下大臣者風教

之去留所託也晉宋以降爲大臣者怙其世族之榮以瓦
全爲善術而視天位之去來如浮雲之過日故晉之王謐
宋之褚淵齊之王晏徐孝嗣皆世臣而託國者也乃取人
之天下以與人恬不知恥而希佐命之功風教所移遞相
師效以爲固然而矜其通議故以陶潛之高尙而王_隱不
知自媿強與納交己不媿而天下孰與媿之則非凜秋霜
懸白日以爲心亦且徜徉而有餘地至於東昏之世尸大
位秉大政傳此鬻君販國之衣者如江祐劉暄沈文季
徐孝嗣之流皆已死矣東昏所任茹法珍梅蟲兒諸宵小
又皆爲人賤惡而不足以惑人其與梁武謀篡者則沈約

范雲於齊無肺附之寄而發跡於梁以乍起者也於是而授受之際所號爲薦紳之領袖者皆不與焉則世局一遷而夫人不昧之天良乃以無所傳染而孤露梁氏享國五十年天下且小康焉舊習祓除已盡而賢不肖皆得自如其志意不相謀也不相溷也就無道之世而言之亦靈雨之旬乍爲開霽雖不保於崇朝之後而草木亦蓁蓁以嚮榮矣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故黨錮興而漢社移白馬沈而唐宗斬世臣之重繫安危也繼治之世然也宿草不除新蕪不發故宋齊鬻君販國之老姦絕而齊有自靖之臣世臣不足倚而亟用其新也繼亂之世然也若夫豪傑之士

豈有位大權尊名高族盛者在其目中哉八表同昏平路
伊阻陶令之風不能以感當時而可以與後世則又不可
以世論者也

謝朓與何點何允同徵不赴而朓忽自至角巾白輿拜謁
以受司徒之命人知醜之亦知朓之不終其節者何以冒
天下後世之譏而不恤邪朓於時老矣且受三事之命終
不省錄職事當無所希冀之暮年而未嘗貪權利以自裕
朓何昧於名實哉蓋有迫之者也孰迫之子弟之迫之也
蓋謝氏於此歷三姓而皆爲望族朓死而勢衰朓終隱而
其族之氣燄熄矣當鬱林且弑之日朓戒弟淪以勿與齊

明篡而不與推戴之功子弟方且怪焉迨東昏虐殺而幸保其宗肫可以先見服其子弟及梁篡而肫猶遠引子弟又不能弗怪也已而梁位定梁政行粲然可觀則子弟觀望之心釋而競進之志不可遏肫不出而見絕於當世則閨門之內相迫以不容肫於此亦無可如何而忍恥包羞不憚以老牛爲犧而全其舐犢之恩也是可悲也至尊者君而或能抗之矣至親者父而或且違之矣瑣瑣禽犢敗人之名節垂老而喪其本心亦可畏也夫悠悠天下孰有如王思遠之於兄晏勒其首裁而免於逆死者乎母也天只不諒人只父母之不諒可形之歌歎而子弟之相前其

威更踰於天白首扶笏唯其所道一至此哉陶令之子不
愛紙筆幸也而何歎焉

晉武任賈充而亂其國宋武任謝晦傅亮而翦其子故梁
廢王亮爲庶人用徐勉周捨而抑沈約誠有鑒於彼也充
晦亮魏晉之世臣也何怨於故君而望風歎歎屋其社燬
其鬼殲其血充不問而可爲寒心晉宋之主舉國而聽之
何其愚邪或曰人爲我犯難以圖我因以得天下旣得而
忘之疑於寡恩晉宋之主所以沾沾而不忍亦過之失於
厚者也漢高之斬丁公則過之失於薄者也失之厚而禍
非所謀亦奚必不可哉曰此不可以小人懷惠之私爲君

子之厚也。亂人，不死，天下不圍。怙惡相比，懷其私恩，則禍亂弗懲。豈區區較量於厚薄者乎？晉惠公殺里克，傳春秋者謂里克非惠公之所得殺，非也。亂臣賊子，天下無能正其罰，而假手於所援立之君，天道也。非人之所可用，其厚薄之私者也。梁武之於此，天牖之弗容自昧矣。沈約之於齊，仕未顯也，故其罪輕於王亮。亮，亮大臣也，約雖抑而不廢，亮永廢而不庸，天理之差也。張稷逃於刑而死於叛民，惡尤烈於亮與約也。天之所罰，梁不逆焉，故得免於賈充謝晦之禍。若不能免，媿於己，因以恕人相勸，以惡而禍，乃不訖以之爲厚。自賊而賊，世庸有救乎？

緹紫吉粉之事人皆可爲也而無有再上漢闕之書拋梁
門之鼓者曠千餘年坐刑之子女亦無敢聞風而效之何
也不敢也不敢者非畏也父刑卽不可免弗聽而已矣未
有反加之刑者亦未有許之請代而殺之者本無足畏故
知不畏也不畏而不敢者何也誠也平居無孺慕不舍之
愛父已陷乎罪抑無驚哀交迫之實當其搥鼓上書之日
而無決於必死之心青天臨之皎日照之萬耳萬目交注
射之鬼神若在其上而鑒觀之而敢飾說以欺天欺鬼欺
人欺己以欺天子與法吏也孰敢也緹紫吉粉之敢焉者
誠也天下後世之不敢效者亦誠也誠者天之道也人之

心也天之道其敢欺也乎哉於是而知不敢之心大矣天有所不敢故冬不雷而夏不雪地有所不敢故山不流而水不止聖人有所不敢故禹湯不以天下與人孔子述而不作人皆有所不敢之心行於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中君子以立誠而居敬昧其所不敢而效人之爲以欺天下則違天而人理絕王莽自以爲周公曹丕自以爲舜禹敢也揚雄以法言擬論語王通以元經擬春秋敢也聞古有之不揣而倣之愚夫愚婦所不自欺之心僻而辨僞而堅者無所憚而爲之皆自絕於天者也然則有效緹紫吉玠之爲者明主執而誅之可也

惟以勢利爲心則無所不至故鄙夫而與事君上以危國
而下以亡身也必矣趙修得幸於元恪甄琛王顯諂附之
高肇忌修將發其姦琛顯懼而背修附肇助肇攻修密加
重刑殺修以滅口險而很也如是亦可畏哉雖然無足怪
也鄙夫之情所必至也小人之與鄙夫氣相翕而忘其相
害機相制而不畏其相傾非異也所異者君子不審見其
反面相攻而信以爲悔過自新撫而收之則愚矣過有可
悔有不可悔沈溺佞幸羶穢之中與相膠漆過之不可悔
者也而何爲聽之易曰君子豹變言豹文蔚紆勿切而不章
雖能變物而小人之所革者徒面而已中固未革莫之變

也蔡京不旬日而盡改新法司馬公何爲而信之哉工於
而者忍於心疾叛其所與交狎者致之死亡而心不爲之
怵斯人也雖在脅從罔治之科而防之也必嚴故聖人之
待人恕矣而斥言其不可與事君絕之唯恐其不至也開
以悔過之科則鄙夫之悔也捷於桴鼓一無所不至之情
耳君子而爲其所罔哉

三代之教一出於天子所立之學宮而下無私學然其盛
也天子體道之精備道之廣自推其意以爲教而師儒皆
喻於道未嘗益近小之規限天下之聰明以自畫於章程
之內其道略見於大學若是乎其淵深宏博而不以登天

爲疑也且自天子之子以降無異學公卿大夫士之子弟
自以族望而登於仕非以他日受祿歆之以利而使學故
學者亦無苟且徇時求合於章程以微名利則學雖統於
上而優游自得者無一切之法以行勸懲亦猶夫人之自
爲學焉而已也乃流及於三季之末文具存而精意日以
泯忘國家之教典抑且爲有志之士所鄙而私學興庠序
圯矣非但其法之弛也法存而以法限之記問之科條愈
密而愈僉也以三代之聖王不能持之於五世之後而況
後之有天下者道不本諸躬教不盡其才欲以齊天下之
英才而羈絡之不亦難乎乃或爲之說曰先王以學域天

下之耳目心思而使不過然則非以明民而以愚民學其桎梏乎後世之學其始也爲桎梏而其後愈爲君子所不忍言故自周衰而教移於下夫孔子豈爲下而倍尸天子之道統乎教亡於天下聖人之所重憂不容不身任之亦行天子之事作春秋而任知罪之意也教移於下至秦而息之禁天下以學而速喪道以自亡然則後之有天下者旣度德量力因時而知不足以化成天下則宏獎在下之師儒使伸其教雖未足以幾敬敷五教典胄教樂之盛而道得以不喪於世梁武帝旣置五經博士於國學且詔州立學矣而不敢自信爲能培養天下之俊士一出於鄉國

之教也又選學士往雲門山就何允受業知教之下移而不錮之於上亦賢矣哉三代以還道莫明於宋而滯其所始則孫明復胡安定實開其先至於程朱而大著朱子固嘗推孫胡之功矣夫宋於國學郡縣之學未嘗不詳設而加厲也而教之所自興必於孫胡道之所自明必於程朱何也國家以學校爲取舍人才之徑士挾利達之心桎梏於章程以應上之求則立志已荒而居業必陋天子雖欲游學者之志於昭曠之原而莫繇固不如下之爲教爲學也無進退榮辱之相禁制能使志清而氣亦昌也韓侂胄張居正亟起而陞塞之嗚呼罪浮於桀紂矣或曰教出於

下無國家之法以糾正之則且流於異端而爲人心之害是固然也卽如何允者儒而詭於浮屠氏者也然所惡於異端者爲知有學而擇術不審者言耳若夫壞人心亂風俗釀盜賊篡弑危亡之禍者莫烈於俗儒俗儒者以干祿之鄙夫爲師者也教以利學以利利乃沁入於人心而不知何者之爲君父固異端之所不屑者也卽如何允者以浮屠亂道矣然王敬則欲召與同反而不敢召武帝徵與謀篡而終不就大節固不踰矣若彼守國家教術之章程極枯於仕進之捷徑者則從亂臣賊子而得顯榮亦曰吾之所學求利達者本無擇也誦詩讀書以徼當世之知而

已矣則其清濁之相去不已天地懸隔哉故孟子之論楊墨曰歸斯受之歸而可受者所學非而爲己之初心可使正也俗儒奉章程以希利達師鄙夫而學鄙夫非放豚也乃桺虎也驅之而已矣又何受焉教移於下而異端興然逃而歸焉可俟也非後世學宮之教桺虎而傳之翼者比也上無禮下無學而後賊民興學之統在下久矣

弛鹽禁以任民之採徒利一方之豪民而不知廣國儲以寬農其爲裨政也無疑甄琛姦人也元恪信之罷鹽禁而元颺邢巒之言不用夫琛之欺主而恪聽其欺固以琛爲利民之大惠而捐己以從之也人君之大患莫甚於有惠

民之心而小人資之以行其姦私夫琛之言此非自欲乾
沒則愛富商豪民之賂而爲之言爾於國損於民病奚恤
哉嗚呼民之殄瘁也生於竊據之世爲之主者惠民之心
其發也鮮矣幸而一發焉天牖之也天牖之小人蔽之蔽
焉而尼之不行雖有其心如無有也猶可言也蔽焉而借
之以讎其姦私則惠民之心於以賊民也無可控告也上
固曰吾以利民也其以我爲非者必不知恩者也必撓上
而使不得有爲者也必懷私以牟利者也而小人之藏照
終不覺其爲邪哀此下民其尙孰與控告哉不信仁賢而
邪佞充位仁而祇以戕義而祇以賊毒流天下而自信爲

無過於是而民之死積而國之危亡日迫而不知太平之
歌頌盈於耳而鴻鴈之哀鳴徧於郊其亡也不足恤也民
亦何不幸而生斯世也

將不和則師必覆將豈易言和者哉武人之才不競則不
足以爭勝有功而驕其氣銳也無功而杖其恥激也智者
輕勇者而以爲爪牙勇者藐智者而譏其嘯諾氣使之然
也响响然易與而於物無爭抑不足稱武人之用矣韓信
任爲大將而羞伍樊噲關羽自命親臣而致忿黃忠不和
也而導之以和非君與當國大臣善爲調馭安能平其方
剛之氣乎漢高能將將矣而不能戢韓信之驕無以得信

之情也武侯費詩能消關羽之戾能得羽之情也曹景宗
驍將也韋叡執白角如意乘板輿以麾軍夫二將之不相
若固宜其相輕矣武帝像敕景宗曰韋叡卿之鄉望宜善
敕之得將將之術矣敕叡以容景宗易敕景宗以下叡難
然而非然也叡能知景宗之驚而景宗不能知叡之愛景
宗之氣斂而何患叡之不善處景宗邪且其詔之曰韋叡
卿之鄉望動之以情折之以禮而未嘗有所抑揚焉叡以
景宗之下己而讓使先己告捷景宗乃以叡之不伐而變
盧雉以自抑如其不然叡愈下而景宗愈亢叡抑豈能終
爲人屈乎武帝曰二將和師必濟自信其御之之道得也

鍾離之勝功侔泗水豈徒二將之能哉

鍾離作鍾離係屬中屬景宗

梁制尚書令史並以才地兼美之士爲之善政也而亦不可繼也何也掾史之任凡簿書期要豪毛委瑣一或差謬積之久則脫漏大而下行於州郡吏民者爭訟不已其事繁矣故修志行者不屑問焉刑名錢穀工役物料之紛亂無賞罰以督其後則不肖者縱以行私賢者抑忽而廢事若必嚴以賞罰則以細故而傷清流之品行人士終厭棄而不肯爲不肖者爲之者必其冒昧而不惜廉隅者也則其勢抑必於令史之下別委簿書之職於胥役而令史但統其綱是以今之部郎仍置吏書以司案籍則令史虛懸而

權仍下替益自有職官以來皆苦胥吏之姦詭而終莫之能禁夫官則有去來矣而吏不易以乍此乍彼之儒生仰行止於習熟之姦吏雖智者不能勝也於是而吏亦有三載考成別遷曹署之例然而無補也官者唯朝廷所命不私相授受者也吏雖易而私相授受者無從禁止且其繁細之章程必熟嘗而始悉故其練達者欲弗久留其司而不得易之而欲禁其授受也抑必不能則其玩長上以國殃民如尸虺之在腹殺之攻之而相續者不息此有職官以來不可革之害又將奚以治之邪夫姦吏亦有畏焉訶責非所畏也清察非所畏也誅殺猶非所畏也而莫畏

於法之簡法簡而民之遵之者易見其違之者亦易見上
之察之也亦易矣卽有疏漏可容侵罔者亦纖微耳不足
爲國民之大害也唯制法者以其偶至之聰明察絲忽之
利病而求其允協則吏益爭以繁密詰曲術其慎而讎其
姦雖有明察之上官且爲所惑蔽而昏窳者勿論矣夫法
者本簡者也一部之大綱數事而已矣一事之大綱數條
而已矣析大綱以爲細碎之科條連章屢牘援彼證此眩
於目而燮於心則吏之依附以藏愚者萬端詭出而不可
致詰惟簡也劃然立不可亂之法於此則姦與無姦如白
黑之粲然民易守也官易察也無所用其授受之密傳而

遠郊農圃之子苟知書數皆可抱案以事官士人且絃誦而暮簿領自可授以新而習如其故雖閒有疏脫而受其愚蔽不亦鮮乎則梁以士流充令史之選治其末而不理其本乍一清明而後必淆亂故曰不可繼也語曰有治人無治法人不可必得者也人乃以開治而法則以制亂安能於令史之中求治人乎簡爲法而無啓以亂源人可爲令史也奚必士哉

聖王之教絕續之際大矣哉醜疵之小大姑勿苛求焉存同異於兩閒而使人猶知有則功不可沒已其疵也後之人必有正之者矣故君子弗患乎人之議己而患其無可

議也周公而後至漢曹褒始有禮書又問四姓至齊伏曼容始請修之梁武帝乃敕何佟之伏暉終其事天監十一年而五禮成其後嗣之者唯唐開元也宋於儒者之道上追東魯而典禮之修下無以繼梁唐是可惜也朱子有志而未逮焉益力求大醕而畏小疵慎而蔥道乃息於天下矣夫以藝倫攸敬之張孚敬而小有釐定抑可矯歷代之邪誣而反之於正若懼其未盡物理而貽後人之墮發則又何所俟而始可愜其心乎有其作之不患其無繼之者秦滅先王之典漢承之而多固陋之儀然叔孫通之苟簡人見而知之固不足以惑天下於無窮也若叔孫通不存

其髣髴則永墜矣曹褒之作亦猶是也要其不醜亦豈能
爲道病哉至於梁而人知其謬伏曼容諸儒弗難革也如
封禪之說成於方士而諸儒如許惇者正名其爲緯書之
邪妄辨金泥玉簡之誣闢鄭元升中之誤繇此推之梁之
五禮其賢於漢也多矣然非有漢之疵則亦無據以成梁
之醜故患其絕也非患其疵也疵可正而絕則不復興也
夫禮之爲教至矣大矣天地之所自位也鬼神之所自綏
也仁義之以爲體孝弟之以爲用者也五倫之所經緯人
禽之所分辨治亂之所司賢不肖之所裁者也舍此而道
無所麗矣故夷狄蔑之盜賊惡之佛老樂之其絕可懼也

有能爲功於此者褒其功略其疵可也伏曼容諸子之功
偉矣梁武帝不聽尙書庶務權輿欲罷修明之議固君子
之所重嘉而嗣者其誰邪

與人同逆而旋背之小人之恆也利其同逆而親任之比
於匪人必受其傷則晉於賈充宋於謝晦是已己謀逆而
人成之因殺其人以揜己之惡其惡愈大楊廣殺張衡朱
溫殺氏叔琮而死亡旋踵天理之不可誣也使司馬昭殺
賈充以謝天下天下其可謝而天其弗亟絕之邪己謀逆
而人成之事成而惡其人心之不昧者也存人心於百一
者惡其人則抑且自惡坐惡其影夢惡其魂乃於同逆者

含惡怒之情而抑有所禁而不能發心難自誣無可如何而聽其自斃則梁武之於沈約張稷是已沈約非齊之大臣梁武辟之始與國政惡固輕於買充謝晦矣然和帝方嗣位於上流梁武猶有所疑而約遽勸之以速奪其位梁武欲置和帝於南海而約勸梁以決於弑蓋帝猶有憚於大逆之情而約決任天下之惡以成之是有人心所必積者也若張稷者自以己私與王珍國推刃其君固梁武之所幸而實非爲梁武而弑若趙穿之於趙盾賈充之於司馬昭也故此二逆者梁武深惡之而果其所宜惡者也雖然梁武抑豈能伸罪以致討於約與稷哉徒惡之而已惡

之深因以自惡也於惡之深知其自惡也置稷於背翼而弗任約以秉均抑安能違其不可違泯之秉彝乎不殺稷而稷失志以死於叛民不殺約而約喪魄以死於斷舌之夢帝語及稷而怒形於色約死而加以惡謚推斯情也帝之自疚自報於獨知之隱雖履天子之貴若無尺地可以自容也可知矣然而終不能殺稷與約者則觀楊廣宋溫爲差矣已有惡而不能伸討於人矣已有罪而殺助逆之人然後人理永絕於心均之爲惡而未可以一槩論察其心斯得之矣

雖水以灌人之國邑未聞其能勝者也幸而自敗不幸而

卽以自亡自亡者智伯敗者梁武也智伯曰吾今而知水之可以亡人之國前乎智伯者未之有也而趙卒不亡智自亡耳後乎智伯者梁人十餘萬漂入於海而壽陽如故宋太祖引汾水以灌太原而劉氏終未有損天下後世至不仁者或以此謀獻之嗜殺之君其亦知所鑒乎人有相殺之具而天不廢之天有殺物之用人不得而用之虎豹犀象天之所產於人爲害者也紂用之王莽用之而皆以速亡彼其以勢用而不可以情使能激之以勢而不能感其情以爲我用一發而不聽人之收自且無如之何而可使如我之志以效功乎水無擇潭獸無擇噬以其無擇也

故禹與周公抑之驅之爲功烈矣從而狎之因而自斃惡孰甚焉且夫人之相殺一與一相當而已曲直因乎理疆弱因乎勢殺戮雖多固一與一相當也阻滔天之漫不擇順逆而逞其欲以使殲焉方謂我能殺彼而彼不能加我也然而還自殺矣志慳而行逆豈有生理哉或曰以水灌城而城不壞退水而城必圯後世必有行是謀者引師退水以進攻彼城圯而我無漂溺之憂乃軍行泥淖之中樵蘇無備以攻必死之敵城雖圯終不能入而先爲敵禽矣殘忍之謀愈變而愈左勿惑其說尙自免於敗亡乎

債帥橫於邊而軍心離賊吏橫於邊而民心離外有寇則

速叛外無寇則必反邊任之重中主具臣必輕之袁翻李
崇愛六鎮之反請重將領守令之選匪特驗於拓拔氏亦
萬世之永鑒已均是將領也而在邊之將貪殘騖聞者甚
於腹裏均是守令也而在邊之守令污墨冒昧者甚於內
地夫將領或挾虜寇以恣其所爲猶有辭也守令之理民
也無以異而貪虐甚焉無他才望有餘之士據善地以易
奏成勞則清華之擢必其所捷得而在邊者途窮望盡姑
偷利以俟歸休也於是而邊方郡邑永爲下劣之選才望
之士且恥爲之亦惡望其有可任之人乎且也大帥近而
或挫於武人矣監軍出而或辱於中涓矣芻糧辱而或疲

於支給矣重臣臨而或瘁於將迎矣非夫塗窮望盡不獲已而姑受一命者固不屑爲也人士之習見既然司銓者遂因之以爲除授之高下於是沿邊之守令莫非士流不齒之材其氣荼其情偷苟且狼戾至於人之所不忍爲而爲之不恥及邊民之憔悴極反叛起然後思矯其弊重選人才以收拾之禍已發而非旦夕可挽矣唯開國之始無長慮以持其終愈流愈下而極重難回也故袁翻李崇危言之而不能動當事之心至於破六韓拔陵胡琛莫折大提稱戈競起而後追用崇言改鎮爲州徒以殘危之地強才臣而致之死地何嗟及矣大河以北人狎於羯胡五嶺

以南民習於寇攘無人以治之而中華愈蹙但此荆揚徐
豫之士曩封其垤雀安於堂不亦悲乎

武帝之始崇學校定雅樂斥封禪修五禮六經之教蔚然
興焉雖疵而未醕華而未實固東漢以下未有之盛也天
監十六年乃罷宗廟牲牢薦以蔬果沈溺於浮屠氏之教
以迄於亡而不悟蓋其時帝已將老矣疇昔之所希冀而
圖謀者皆已遂矣更無餘願而但思以自處帝固起自儒
生與聞名義非曹孟德司馬仲達之以雄豪自命者也尤
非劉裕蕭道成之發跡兵閒茫然於名教者也既嘗求之
於聖人之教而思有以異於彼乃聖人之教非不獎人以

悔過自新之路而於亂臣賊子則雖有豐功偉績終不能
蓋其大惡登進於君子之途帝於是徬徨疚媿知古今無
可自容之餘地而心滋戚矣浮屠氏以空爲道者也有心
亡罪滅之說焉有事事無礙之教焉五無聞者其所謂大
惡也而或歸諸宿業之相報或許其懺悔之皆除但與皈
依則覆載不容之大逆一念而隨皆消隕帝於是欣然而
得其願曰唯浮屠之許我以善而我可善於其中也斷內
而已絕肉而已捐金粟以營塔廟而已夫我皆優爲之越
三界出九地儵然於善惡之外弑君篡國漚起幻滅而何
傷哉則終身沈迷而不反夫誰使之反邪不然佞佛者皆

愚或失志之人而帝固非其倫也嗚呼浮屠之亂天下而徧四海垂千年趨之如狂者唯其納天下之垢汙而速予之以聖也苟非無疚於屋漏者誰能受君子之典型而不舍以就彼哉淫坊酒肆佛皆在焉惡已貫盈一念消之而無餘媿儒之駁者竊附之以奔走天下曰無善無惡良知也善惡本皆無而耽酒漁色罔利遂名者皆逍遙徜徉自命爲聖人之徒亦此物此志焉耳

元姚神龜二年其吏部尙書崔亮始立停年格以銓除蓋卽今之所謂資也當時譏其不問賢愚而選舉多失夫其時淫后亂於宮闈彊臣恣於政府賄賂章廉恥喪吏道雜

而姦邪逞用人之失豈亮立法之不善專戶其咎哉停年之格雖曰不揀然必歷年無過而後可以年計亦未爲大失也國家有用人之典有察吏之典不可兼任於一人明矣吏部司進者也防其陵躐而已競躁者不先濡滯者不後銓選之公能守此足矣以冢宰一人而欲知四海之賢不肖雖周公之聖弗能也將以貌言書判而高下之乎貌言書判末矣將以毀譽而進退之乎毀譽不可任者也以一人之耳目受天下之賢愚錯亂遺忘明者弗免偶然一譽偶然一毀謹識之而他又榮之將何據哉唯夫挾私罔利者則以不測之恩威離其舍僞而藉口拔尤侈非常之

漢鑿公而慎者弗敢也故吏部唯操成法以爽恬抑躁而不任喜怒以專已行私則公道行而士氣靜守此焉足矣若夫大賢至不肖之舉不崇朝懲弗姑待自有執憲之司徵事探言以申激揚之典固非吏部之所能兼也考無過以積年升除惟其成法察賢姦而薦劾清議自有特操並行不悖而吏道自清停年之格何損於治理而必欲以非常之典待尋常守職之士乎或曰周官黜陟專任冢宰非與曰此泥古而不審以其時者也周之冢宰所治者王畿千里儉於今之一省會也其政績易考其品行易知豈所論於郡縣之天下一吏部而進退九州盈萬之官乎停年

以除吏非一除而不可復退也有糾察者隨其後也責吏部者以公而已矣明非所可責也

莫折念生反於秦州元志亟攻之李苗上書請勒大將堅壁勿戰謂賊猖狂非有素蓄勢在疾攻遲之則人情離沮此萬世之長策也天下方甯而寇忽起勿論其爲夷狄爲盜賊皆一時僥倖之氣腎不畏死者也譬如勇戾之夫忿起而求人與鬪行數里而不見與鬪者則氣衰而思遁矣故乍起之兵所畏者莫甚於曠日而不見敵其資糧幾何也其器械幾何也其所得而擄掠者幾何也稱兵已久而不能殺吾一卒則所以搖惑人心而人從之者又幾何也

乃當事者輕與急爭也其不肖之情有二一則畏怯而居
中持議者唯恐其深入則必從與人以前禦而冀緩其憂
一則乘時徼利而攤兵柄者欲詫其勇輕用人以試而幸
其有功且不但此也司農憚於支給郡邑苦於輸將頑民
吝其芻粟不恤國之安危唯思速竟其事於是而寇之志
得突冒突以一逞乘敗而進兵其兵也食其食也地其地
也氣益銳人益附遂成乎不可撲滅之勢然後驕懦之帥
反之以不戰坐視其日彊而國因以亡嗚呼以天下敵一
隅以百年之積四海之輓敵野掠坐以困之未有不日消
月萎而成擒者六鎮豈能如魏何哉魏自亡耳彊弱眾寡

虛實之數較然也。彊可以壓弱，眾可以制寡，實可以困虛，而亟起以授之，掠奪惴惴然，驚悻悻然，起敗軍，殺將，破國，亡君，患者之情形，古今如一悲夫。

人士之大禍，三皆自取之也。博士以神僂欺嬴政而謗之，元魏之臣阿淫虐之女主而又背之，唐臣不憚社稷陰陽其意於汴晉惡朱全忠而又迎之，故坑於咸陽，殲於河陰，沈於白馬，皆自取之也。君子有必去以全身，非但全其生之謂也，全其不辱之身也。拓拔氏以僞飾之詩書禮樂誘天下之士而翕然從之，且不徒當世之士爲所欺也，千載而下論史者猶稱道之，而弗絕然有信道之君子知德而

不可以僞欺則抑豈可欺邪而鄙夫無識席晏安規榮利
滔滔不反至於一淫姬私君而屏息其廷懷祿不舍
則相率以冥行蹈凶危而不惜其習已浸淫膠固而不解
欲弗羣趨於死地其可得乎河陰之血已塗郊原可爲寒
心甚矣爾朱榮奉子攸入雒而山偉子然一人趨蹌而拜
赦吾不知偉之不怖而欣然以來者何心也蓋不忍捐其
散騎常侍而已則二千餘人賓賓秩秩奉法駕以迎子攸
於河陰者皆山偉也廉恥喪而禍福迷二千餘人豈有一
人焉戴髮含齒血在皮中者乎如其道則日游於兵刃之
下而有餘裕喪其恥則相忘於處堂之嬉白刃已加其脛

而赴之如歸挾詩書禮樂之迹而怙之間聲望影而就之道之賊也德之棄也蛾螳之智死之徒也自取之也

姦雄之相制也互乘其機而以相害然而有近正者焉亦非徒託於名以相矯而居勝也儀度其心固有正者存焉見爲可據而挾之以爲得也乃其機則險矣險則雖有正焉而固姦雄之爲也特其禍天下者則差焉耳爾朱榮挾兵肆虐狂暴而不足以有爲高歡賀拔岳皆事之而歡與岳之意中固無榮也榮拘子攸於幕下高歡遽勸榮稱帝歡豈欲榮之晏居天位而已微佐命之功以分寵祿乎榮稱帝而速其亡歡之幸也乃榮恍惚不自支而悔曰唯當

以死謝朝廷賀拔岳勸榮殺歡岳豈果欲榮之忠魏以保榮之身名乎知歡之納榮於死地而已藉以興歡興而已且爲歡下殺歡而榮在岳之股掌也歡之權力不如榮岳之詐力不如歡榮敗而歡可逞歡死而岳可雄相忌相乘以相制亦險矣哉此機一動而彼機應之叢毒矢利刃於一堂目瞬心生鍼鋒相射莊生曰其發也如機括此之謂也然而岳之言爲近正矣爲魏謀爲榮謀執大義以誅歡則他日之叛爾朱兆陷雒陽走元修之禍亦息岳卽爲歡如歡之狡悍以虔劉天下於無窮也何也岳之心猶

有

存也

張駿傷中腹一不復而曰先老消謝後生不識慕戀之心
日遠日忘嗚呼豈徒士民之生長於邊遠之地者不知有
中國之君哉江左君臣自忘之自習而自安之固不知中
原爲誰氏之士而畫河山以不相及之量矣拓拔氏封劉
景爲宋王蕭贊爲齊王以爲宋齊之主使自爭也梁亦以
元顥爲魏王而使之爭拓拔氏遣將出兵助劉景蕭寶寅
以南侵梁亦使陳慶之奉元顥而北伐相襲也相報也以
雒陽爲拓拔氏固有之雒陽唯其子孫應受之而我不能
有也嗚呼梁之喪心失才至此哉六鎮亂冀并離皆爲
賊藪胡后弑主爾朱榮沈其君分崩離析可乘而取也

梁之時也下廣陵克渦陽鄆青南荆南嚮而歸己元悅元
或辛儀相率而來奔梁之勢也時可乘勢可振卽未能盡
復中原而雒陽爲中國之故都桓溫劉裕兩經收復曾莫
之念而委諸元顥聽其自王授高歡以納叛之詞忘晉室
淪沒之恨恬然爲之漫不知恥凌令顥之終有中原也非
梁假之羽翼以授之神州也哉雒陽已拔子攸已走馬佛
念勸慶之殺顥以據雒而慶之猶不能從則其髡髮以逃
固喪心失志者之所必致也君忘其爲□□之君臣忘其
爲□□之臣割棄山河恬奉□類又何怪乎士民之視□
□之主如寇賊而戴□族爲君父乎至於此而江左之不

足自立決矣幸宇文高氏之互相吞齧而不暇南圖也不
然豈待隋之橫江以濟而始亡邪

宗國危而逡巡畏死以墮其忠孝是懦夫也而更有甚焉
者慚不懲而乘之以徼非望如蛾之自赴於火相逐而唯
恐後也夫人不知義矣或知害矣心不能知目能見矣目
熒於黑白耳能聞矣目見之耳聞之然且不知害焉貪夫
之聞不畏死其將如之何哉爾朱榮之暴橫不擇而狂噬
有目皆見有耳皆聞也立元子攸以爲君而挾之犯闕以
榮之勢如彼而子攸其能自許爲榮之君乎子然一身孤
危無輔而爾朱天光一往告子攸遽欣然潛渡謂榮之且

以己爲君也榮已目笑之矣然猶曰榮惡未著而不察也榮伏誅而爾朱兆修怨於其主兆之凶橫又倍於榮矣子攸廢死元熲以疏遠之族又欣然附兆以立立未數月兆又廢之而元恭以陽瘖幸免之身褻裳而就之恐後高歡之狡又倍於榮與兆者也歡起兵而元朗以一郡守急起而爲歡之君立之數月元修已開斛斯椿變態百端何可保也之語曾不懼而又起而奪朗之位也五年之中子攸也熲也恭也朗也修也或死或幽或廢接跡相仍而前者撥後者急趨焉元顥且倚梁七千之孤旅相謀相猜之陳豎之高拱雒陽爲兩月之天子卒以奔竄而死元氏之欲

爲天子自信其能爲天子信人之以己爲天子者何其多也嗚呼欲爲天子者多而民必死欲爲將相大臣者多而君必危欲爲士大夫者多而國必亂其亂也始於欲爲士大夫者之多也士大夫不厭其欲而求爲將相大臣矣爵祿賤靡恥隳其苟可爲天子者皆欲爲天子矣是以先王慎之於士大夫之途而定民之志所以戢躡等猖狂之心而全其軀命義之盡仁之至也

國無與立則禍亂之至無之焉而可雖有智者不能爲之謀也元修畏高歡之逼將奔長安就宇文泰以圖存裴俠曰雖欲投之恐無異避湯入火王思政再問之而俠亦無

術以處雖知之又何裨焉高歡者爾朱榮之部曲也宇文
泰葛榮之部曲也拓拔氏有中原數世矣而其挾持天下
者唯秀容之裔夷六鎮之殘胡此外更無一人焉而其主
舍此而更將何依爾朱榮河陰之殺魏之人殫矣雖然彼
駢死於河陰者皆依違於淫后女主之側趨赴逆臣戎馬
之間羶以迷心柔若無骨上不知有君國內不惜其身名
者也卽令幸免而瓦全亦惡有一人焉可倚爲社稷之衛
哉夫拓拔氏之無人也非但胡后之虐鄭儼徐紇之姦耗
士氣於淫昏也其繇來漸矣自遷雒以來塗飾虛僞始於
儒濫於釋皆所謂沐猴而冠者也糜天下於無實之文自

詫昇平之象彊宗大族以侈相尙而上莫之懲於是而精悍之氣銷矣樸固之風斲矣內無可用之禁兵外無可依之州鎮部落心離浮華氣長一旦羣雄揭竿而起出入於無人之境唯其所欲爲拓拔氏何復有尺土一民哉此亦一寇讎也彼亦一寇讎也舍此而又奚之也詩書禮樂之化所以造士而養其忠孝爲國之賴幹者也拓拔氏自以爲能用此矣乃不數十年之間而君浮寄於無人之國明堂辟雍養老興學所爲德成人造小子者安在哉沐猴之冠冠敝而猴故猴矣且並失其爲猴矣不亦可爲大笑者乎高歡宇文泰適還其爲猴而跳梁莫制冠者欲復入於

猴羣而必爲其所侮不足哀而抑可爲之哀也故鬻詩書
禮樂於□類之廷者其國之妖也其迹似其理逆其文詭
其說淫相帥以嬉不亡也奚待虞集危素祇益蒙古之亡
而爲儒者之恥姚樞許衡實先之矣雖然又惡足爲儒者
之恥哉君子之道六經語孟之所詳初不在文具之浮榮
談說之瑣辯也

元修依宇文泰而居關中元善見依高歡而居鄴將以何
者爲正乎曰君子所辨爲正不正者其義大以精而奚暇
爲修與善見辨定分邪拓拔氏以□而據□□等竊也不
足辨一也修之在關中宇文泰之贊狀也善見之在鄴高

歡之贅疣也。不足辨二也。乃卽置此而尤有大不足辨者焉。就拓拔氏之緒而言之。亦必其可爲君者而後可嗣其世。非但其才之有爲與否也。修之淫亂不齒於人類。善見孱弱而其父直以躁薄爲高歡所鄙。等不可以爲君而尤非此之謂也。修之立豈其分之所當立者。卽令當立而豈如光武之起南陽。晉元帝宋高宗之特爲臣民所推戴者哉。魏有君矣。修微寵於高歡。乘時以竊位。璽也。恭也。明也。皆修所嘗奉以爲君者。而皆弑之。修亦元氏之賊而已矣。修入關中未死也未廢也。元奩固修之臣。介高歡之怒而亟欲自立。其子君存而自立。其爲篡賊也。無辭是善見又

修之賊也兩俱爲賊而君子屑爲之辨哉凡亂臣之欲攘奪人國也其君以正而承大統則抑不敢蔑天理以妄干之其蔑理以妄干者則速以自滅王莽朱泚是已劉成乘君弑而受命於賊蕭鸞與蕭衍比而弑其君皆賊也而後賊乘之以進繇此言之則漢獻帝之所以終見脅於權臣者董卓弑其君兄而已受之則亦賊之徒也故袁紹韓馥欲不以爲君而曹操姑挾以爲自篡之資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承平無事之日天子不能行之於匹夫而況權姦之在肘腋乎己爲賊而欲弭人之弗賊也不能賊者互相利而互相害者也修之於泰善見之於歎且不足辨其孰君

而執臣况修與善見而屑爲之軒輊哉假修以正而絀善見者隋人得國於宇文宇文得國於修因推以爲統而君子奚擇焉

梁武之始立也懲齊政之鄙固而崇虛文以靡天下之士尙寬弛以佚天下之民垂四十年而國政日以偷廢於時拓拔衰亂高歡宇文泰方爭鬪於其穴梁多收其不守之士不服之人高歡西掣而請和蓋中原大有可圖之機矣帝知其可圖亟思起而有事而吏治荒軍政圯舉目無可其理之人才乃揀何敬容朱异簿領之才而授之以國敬容异之不可大受固也然舍之而又將誰託也徐勉周捨

稱賢矣以實求之一觴一咏自謂無損於物而不知其損之已深者也敬容勤於吏事而持荷作柱持荷作鏡之誦已繁興於下自非貪權嗜利之小人如异者誰甘犯當世之非笑而僕僕以爲國效功大弛之餘一張而百害交生則勉與捨養癰不治而敬容异亟用刀鍼以傷其腠理交相殺人而用刀鍼者徒尸其咎也史稱晉宋以來宰相皆以文義自逸豈其然哉王導謝安勿論已王華王曇首謝宏微夫豈無文義者而政理清嚴一時稱治度矯苛細之小人又何足以乘墉而攻之有解散紀綱以矜相度者而後刻覈者以興老莊之弊激爲申韓庸沓之傷反爲躁競

勢也一柔一剛不適有恆而小狐濟矣思患而豫防之豈患至而急反之哉

梁分諸州爲五品以大小爲牧守高下之差而定升降之等立此法者朱异也然唐制州縣有畿赤望緊雄上中下之別垂及於今亦有腹邊衝疲繁簡調除之法皆祖此焉夫异之爲此未可以其人而盡非之也古者諸侯之國以提封之大小差五等之尊卑以疆域之遠近定五服之內外固不名之爲諸侯而一之矣州郡亦猶是也政有勞逸民有清撓賦役有多寡防禦有緩急而人才有長短惡容不爲之等邪顧其爲法爲治之求得其理也非爲人之求

遂其欲而設也大非以寵小非以辱也腹裏之安雖大而
非安危之寄邊方之要雖小而固非菲薄所堪大而繁者
以任才臣而非以裕清流而使富小而簡者以養貞士而
非以養望議者而使偷而不然者人競於饒而疲者以居
孤陋無援之士則窮鄉下邑守令挾日暮途遠之心倒行
逆施民重困而盜以興職此繇矣朱异之法以異國降人
邊陲之地爲下州則亂政也以安富遂巧宦之欲而使頑
懦之夫困邊民開邊釁日蹙國而國因以危後世北鄙南
荒寇亂不息莫不自守吏召之非分品之制不善而所以
分之者逆其理也邊之重於腹也瘠之重於饒也拔邊瘠

之任置之腹饒之上以勸能吏以賤食風是在善通其法而已矣

武帝以元談相尙陶宏景作詩以致譏何敬容對客而興歎論者皆謂其不能諫止而託之空言非可以責二子也宏景身處事外可微言而不可切諫固已彼其沈溺已深敬容雖在位其能以口舌爭乎至謂二子舍浮屠而攻老莊則尤非也自晉以來支許生肇之徒皆以莊生之說緣飾浮屠則老莊浮屠說合於一久矣嘗覽昭明太子二諦義皆以王弼何晏之風旨詮浮屠之說空元之說息則浮屠不足以興陶何之論拔本之言也夫浮屠之禍人國豈

徒聚金錢營塔廟縱游惰逃賦役已乎其壞人心墮治理者正在疑莊疑釋虛誕無實之淫辭也蓋嘗論之古今之大害有三老莊也浮屠也申韓也三者之致禍異而相沿以生者其歸必合於一不相濟則禍猶淺而相沿則禍必烈莊生之教得其汜濫者則蕩而喪志何晏王衍之所以敗也節取其大略而不淫以息苛煩之天下則王道雖不足以興而猶足以小康則文景是已若張道陵寇謙之葉法善林靈素陶仲文之流則巫也巫而託於老莊非老莊也浮屠之修塔廟以事胡鬼設齋供以飼髡徒鳴鐘吹螺焚香唄呪亦巫風爾非其創以誣民充塞仁義者也浮屠

之始入中國用誑愚氓者亦此而已矣故淺嘗其說而爲
害亦小石虎之事圖澄姚興之奉摩什以及武帝之糜財
力於同秦皆此而已害未及於人心而未大傷於國脈亦
奚足爲深患乎其大者求深於其說而西夷之愚鄙猥而
不逮自晉以後清談之士始附會之以老莊之微詞而陵
蔑忠孝解散廉隅之說始熇然而與君子之道相抗唐宋
以還李翱張九成之徒更誣聖人性天之旨使竄入以相
亂夫其爲言以父母之愛爲貪癡之本障則既全乎梟獍
之逆而小儒狂惑不知惡也樂舉吾道以殉之於是而以
無濟無惡銷人倫滅天理者謂之良知於是而以事事無

瘳之邪行恣其奔欲無度者爲率性而雙空人法之聖證
於是而以廉恥爲桎梏以君父爲萍梗無所不爲爲游戲
可夷狄可盜賊隨類現身爲方便無一而不本於莊生之
緒論無一而不印以浮屠之宗旨蕭氏父子所以相戕相
噬而亡其家國者後世儒者沿染千年以芟夷人倫而召
匪口嗚呼烈矣是正因景敬容之所長太息者豈但節金
碧以營塔廟恣坐食以侈罷民爲國民之蝨膾矣哉夫二
氏固與申韓爲對壘矣而人之有心猶水之易波激而豈
有定哉心一失其中至正之則則此倡而彼隨疾相報
而以相濟佛老之於申韓猶鼙鼓之相應也應之以申韓

而與治道彌相近矣漢之所謂酷吏後世之所謂賢臣也至是而民之弱者死彊者寇民乃以殄而國乃以亡嗚呼其教佛老者其法必申韓故朱弁以亡梁王安石張商英以亂宋何也虛寂之甚百爲必無以應用一委於一切之法督責天下以自逸而後心以不操而自遂其上申韓者其下必佛老故張居正蹙天下於科條而王畿李贄之流益橫而無忌何也夫人重足以立則退而託於虛元以逃咎責法急而下怨其上則樂叛棄君親之說以自便而心亡罪滅抑可謂叛逆汨沒初不傷其本無一物之天真繇此言之禍至於申韓而發乃大源起於佛老而害必生而

浮屠之淫邪附莊生而始濫端木之法自虛元始區區巫
鬼侈靡之風不足誅也斯陶何二子所爲舍浮屠而惡元
談本爲不知本也

蘇綽之制治法非道也近乎道矣宇文泰命綽作大誥爲
文章之式非載道之文也近乎文矣其近焉者異於道方
明而襲之以飾其邪僞也謂夫道晦已極將啟其晦不能
深造而乍與相卽也天下將嚮於治近道者開之先此殆
天乎非其能近故曰近道天開之使以漸而造之故曰乍
與相卽也治道自漢之亡而晦極矣非其政之無一當於
利病也謂夫言政而無一及於教也綽以六條飭官常首

之以清心次之以敷化非其果能也自治道亡無有以此
爲天下告者而綽獨舉以爲治之要領自是而後下有王
仲淹上有唐太宗皆沿之以起揭堯舜周孔之日月而與
天下言之綽實開之先矣文章之體自宋齊以來其濫極
矣人知其淫豔之可惡也而不知相率爲僞之尤可惡也
南人倡之北人和之故魏收邢子才之徒與徐庾而相仿
佛懸一文章之影迹役其心以求合則弗論其爲駢麗爲
輕虛而皆僞人相習於相擬無復有絲衷之言以自鳴其
心之所可相告者其貞也非貞也其淫也亦非淫也而心
喪久矣故弗獲已裁之以六經之文以變其習夫苟襲矣

則襲六經者亦未有以大愈於彼也而言有所止則浮蕩
無實之情抑亦爲之小戢故自隋而之唐月露風雲未能
衰止而言不繇衷無實不祥者益亦鮮矣則紳實開之先
漢字文氏滅高齊而以行於山東隋平陳而以行於江左
唐因之而治術文章咸近於道生民之禍爲之一息此天
欲啓晦而泰與綽開先之功亦不可誣也非其能爲功也
天也嗚呼治道之裂壞於無法文章之敝壞於有法無法
者惟其私也有法者惟其僞也私與僞橫行而亂惡乎訖
胡元之末亂極矣而吳越之俊士先出其精神以蕩滌宋
末淫靡繁亂之文文章之繫亦大矣哉六代之敝敝於淫

曼淫曼者花鳥錦綺爲政而人無心宋之敵亦敵於淫曼
淫曼者多其語助繁其呼應而人無氣無心而人尋於篡
弑無氣而人屈於禽曰徐庾邢魏之流波綽挽之矣孰有
能挽蘇洵曾鞏之流曰者乎侯之來哲

賀琛上書論事其他亦平耳最要者聽百司莫不奏事
使斗符詭進壞大體以竊威福此亡國敗家必然之券也
妄言干進者大端有二一則毛舉小務之興革也一則鉤
索臣下之織過也若此者名爲利國而實以病國名爲利
民而實以病民害莫烈焉法雖善久而必有罅漏矣就其
罅漏而彌縫之仍一備善之法也卽聽其罅漏而失者小

全者大於國民未傷也妄言者指其罅漏以譏成法則必
誠裂成法而大反之歆之以斯須之小利亦洋洋乎其可
聽矣不知百弊乘之盡國殃民而壞風俗此梳毒於天下
而失民心之券也賢者之周旋視履而無過者亦鮮矣剛
柔之偏倚博大謹嚴之異志皆有過也舍廉之分判於雲
泥似必不相涉矣而欲求介士之纖微則非夷惠之清和
必有可求之瑕璽君天下者因其材養其恥勸進於善固
有所覆蓋而不章以全國體存士節非不審也乃小人日
伺其隙而糾之於細微言之者亦鑿鑿矣士且側足求全
而不逸於罪罟則人且塗飾細行以免咎曲徇宵小以求

容而鏤刻之怨獨歸於上此流毒於薦紳而失士心之券也民心離士心不附上有餘怨下有溢怒國家必隨之以傾故非舜之智不能取善於耕徒釣侶也非孔子之聖不能擇善於同行之三人也是以垂纒塞耳垂旒蔽日心持天下之大公外杜辯言之邪徑然後潤色先型甄別士品民安於野吏勸於廷至治之臻豈其察小辨微之瑣瑣者哉周德長而秦祚短非千秋之永鑒與武帝不納瑛之格言而爲之辭曰專聽生姦獨任成亂乃二世之委趙高元后之付王莽抑豈知秦法密而後趙高得志王莽秉國頌功德者皆疏殿之吏民邪瑛言未冷桀社旋亡圖存保國

者尚以察察爲戒哉

神智乘血氣以盛衰則自少而壯自壯而老凡三變而易其恆貞於性者正裕於學者正則藏之密植之固而血氣自盛智不爲蕩血氣自衰智不爲耗衛武公之所以爲睿聖也梁武帝之初可謂智矣裴叔業要之北奔則知羣小之害不及遠蕭穎胄欲請救於魏則知示弱戎狄之非策蕭淵藻誣鄧元起之反則料其爲誣救曹景宗下韋叡則知師和必克任將有功圖功有成雖非宋武之習兵而制勝而其籌得喪也堅定而無回惑於事幾亦孔晰矣至其受侯景之降居之內地蕭介危言而不聽未幾聽高澄之

給許以執景傳岐苦諫而不從旋以景爲腹心旋以景爲
寇讎旋推誠而信非所信旋背約而徒啟其疑茫乎如舟
行霧中而不知所屆截然與昔之審勢度情者明暗杳不
相及蓋帝於時年已八十有五矣血氣衰而智亦爲之槁
也智者非血氣之有形者也年愈邁閱歷愈深情之順逆
勢之安危尤輕車熟路之易爲馳也而帝奚以然也其智
資於巧以乘時變而非德之慧易爲涸也且其中歲以後
薰染於浮屠之習蕩其思慮夫浮屠旣已違於事理矣而
浮慧之流溢爲機變無執也可無恆也無礙也可無不爲
也恍惚而變遷以浪擲其宗社人民而無所顧恤斯豈徒

朱异謝舉之熒之哉抑非老至耄及之神智衰損之爲也
神不宅形而熟慮卻顧之心思蕩散而不爲內主矣夫君
子立本於仁義而充之以學年雖邁死則死矣智豈與之
俱亡哉

父子兄弟之恩至於武帝之子孫而絕滅無餘矣唯蕭綜
凶忍而疑於東昏之子其他皆非蠢目豺聲如商臣帝亦
未有蔡景之慝所以然者豈非慈過而傷慈之致哉正德
之逆也見帝而泣蕭綸之悖也語蕭確而亦泣繹也範也
譽也督也雖無致死以救君父之心而皆援戈以起然而
遷延坐視內自相圖骨肉相吞置帝之困餓幽辱而不相

願也且其人非無智可謀無勇可鼓而大器之篤孝以安
死方等之忘身而自靖咸有古烈士之風焉敘之以禮誨
之以道約之以法掖之以善皆王室之輔也抑豈若晉惠
之愚劉劭之凶不可革易也乎慈而無節寵而無等尙婦
寺之仁施禽犢之愛望恩無已則挾怨益深諸子之惡非
武帝陷之而豈其不仁至此哉而不但此也人主之廢教
於子者類皆縱之於淫聲美色狗馬馳逐之中而帝身既
不然教且不繇是以諸子皆有文章名理之譽而固多智
數然而所習而讀者宮體之淫詞所研諸慮者浮屠之邪
說二者似無損於忠孝之大節而固不然也子不云巧言

鮮仁則言巧而仁忘仁忘而恩絕矣若浮屠者以緣生爲種性自來自去於分段生死之中父母者貪欲癡愛之障也以眾生平等視之見其危亡悲愍而已過此又奚容捐自有之生緣以殉其難乎二者中於人心則雖禽响魚沫相合以相親而相離以相叛不保之於勢窮方蹙之日矣然則謂帝慈之已過者非果慈也視其子無殊於虎以大慈普攝投身飼之而已其學不仁其教無父雖得天下不能一旦居豈有爽與

簡文帝

至治之世無請託至亂之世無請託故屬託之禁雖設於

律而不嚴以其非本治也漢靈帝立三互之法高洋賞房
超梃殺趙道德請託之使命守宰設梃以捶殺屬請之使
蓋其時請託公行獄訟大亂有激而然也至亂之世守宰
專利於己惡民之行賂屬請而不薦賄於己則假秉公守
法以總貨賄於一門上既爲之嚴禁矣雖致怨於人而可
弗懼無有敢擗舉其污者也劉季陵不與公府之事而陳
蕃請之季陵正也蕃非正也然蕃且有辭於季陵矣其時
請託盛行而季陵孤也至治之世在官有養廉之典退居
有尸祝之尊賢士大夫亦何忍以身納於垢濁而亂世不
能也於是而擅利淫刑之守亢厲以爲能請託絕而賄賂

益濫況乎絕其所絕而不能絕其所不絕者哉任守宰而重其廉隅教行而俗美請託不足禁也禁之而民之枉也益甚漢帝之世是也若高洋樂殺人以逞威又無足論已唐之府兵言軍制者競稱其善蓋始於元魏大統十六年宇文泰創爲之其後籍民之有才力者爲兵免其身租庸調而關中之彊卒以東吞高氏南併江陵隋唐因之至天寶而始改人胥曰府兵改而邊將驕故安史亂河北終不能平而唐訖以亡而不知其不然也府兵不成乎其爲兵而徒以厲民曠騎雖改而莫能盡革其弊唐乃無兵而倚於邊將安史之亂府兵致之也豈府兵不改而安史不亂

安史亂而府兵能蕩平之也哉三代寓兵於農封建之天下相承然也周之初封建亦替矣然其存者猶千八百國也外無匈奴突厥契丹之侵逼兄弟甥舅之國以貪憤相攻而各相防爾然忿枝一逞則各驅其負耒之愿民以喋血於郊原悲夫三代之季民之殫以死者非但今之比也禹湯文武之至仁僅能約之以禮而禁其暴亂而卒無如此闢農民以死之者何也上古相承之已久矣幸而聖王善爲之法以車戰而不以徒戰追奔斬馘不過數人故民之死也不積然而農民方務耕桑保婦子乃輟其田廬之計奔命於原野斲其館謹之良相習於競悍虔劉之燔亂

之民之憔悴亦大可傷矣至於戰國一戰而斬首者至數十萬豈樂爲兵者哉皆南畝之農夫欲免而不得者也漢一天下分兵民爲兩途而寓兵於農之害乃息俗儒端居佔畢而談軍政者復欲踵而行之其不仁亦慘矣哉身幸爲士脫耒耜之勞不耕而食農人之食更欲驅之於白刃之下有人心者宜於此焉變矣宇文泰之爲此也則有說也據關中一隅之區欲并天下乃興師以伐高洋不戰而退豈畏洋哉自顧寡弱而心早寒也南自雒陝西自平陽北極幽薊東漸青兗皆洋之有眾寡之形相去遠矣且梁氏方亂抑欲起而乘之以吞襄郢而北尚不支勢不足以

南及雖前乎此者屢以寡而勝眾而內顧終以自危故其所用者仍恃其舊所習用之兵而特欲多其數以張大其勢且關中北離靈夏西暨河湟南有武都仇池羌氏之地雖耕鑿之毗皆習戰鬪使充行伍力足而情非不甘秦可用權宜以規一時之利未盡失也若夫四海一戰爭休爲固本保邦之永計建威以銷夷狄盜賊之萌則用武用文剛柔異質農出粟以養兵兵用命以衛農固分途而各靖乃欲舉天下之民且稼穡而夕戈矛其始也愚民貪免賦免役之利蹶起而受命迨其後一著於籍欲脫而不能故唐之府兵業更爲曠騎矣乃讀杜甫石壕三別之詩流離

之老婦宛轉於繯縶垂死之病夫負戈而道仆民日蹙而
兵日贏徒死其民而救如縶之宗社者朔方邊卒回紇援
兵也然則所謂府兵者無益於國而徒以殃民審矣不能
反三代封建之制幸而脫三代交爭之苦農可安農兵可
安兵天別之以材人別之以習宰制天下者因時而利用
國本堅而民生遂自有道矣佔畢小儒稱說寓兵於農而
弗絕其愚以禍天下亦至此哉農之不可兵也厲農而祇
以弱其國也兵之不可農也弱兵而祇以蕪其土也故衛
所興屯之法銷天下之兵而中國弱以坐授洪圖於□□
所繇來久矣且所謂屯田者鹵莽滅裂化肥壤爲磽土天

下皆是也可弗爲永鑒乎

魏晉以降廉恥喪而忠孝泯夫豈無慷慨之士氣堪一奮者哉無以自持而內無以自繼則雖奮而終餒也持其廉恥以養其忠孝於不衰者自歸諸從容蹈義之君子非慷慨之能也於梁之亡而得二君子焉太子大器及吳興大守張岷是已吳興兵力寡弱而岷不閉於軍旅然矯舉自奮以弱抗彊豈不足以自暴其忠哉旣無畏死之心自可與賊爭一旦之命而岷不爲也慮夫爲之而不繼則氣挫而志以搖也徼幸於倖勝詭敗之間神無定守而不能保其必死之心知死矣知死之外無所容心矣整服安坐待

執而捐生已矣此嗾之所守也侯景之不能容簡文與太子明矣太子可去而不去不忍離其父也於景之黨未嘗屈意而曰若必見殺雖百拜無益也神色怡然及於難而不改其度死生其命也忠孝其性也端凝尊重其道也既知必死則崛起於中若獻帝衣帶之詔高貴鄉公援戈之舉夫豈不可而太子不爲也既不欲爲則養晦以冀免於凶逆以俟外援亦一道也而太子抑不爲也臣子之道居身之節若是焉止矣過此則亂矣不欲自亂以喪己猶張嗾也此太子之守也二子之守君子之守也樂天者也安土者也俟命者也求諸己而不願乎外者也嗚呼使太子

早正乎位而得若皞者以爲之輔朱异何能惑之侯景何能欺之高澄何能給之而武帝耄以荒簡文弱而忌同姓諸侯叛君親而戕骨肉太子繼儲貳之虛名張皞守貧弱之僻郡居無可爲之地雖有可君可相之道而無能爲也天亡梁也無能爲則不喪己而永爲君子焉已耳君子者知之審而居之安也生死也成敗也居之安者所不爲時勢亂也不亂而後可以安死可以安死而後可以貴生貴生而後可以善其敗善其敗而後可以圖其成故晉明帝可以折王敦謝安可以制桓溫氣先定神先凝也太子未履晉明之位張皞不秉謝安之權而梁亡必矣下此則武

陵湘東邵陵而已矣柳仲禮韋粲而已矣雖矯舉以興徒
泚其亡而何裨焉國無君子則無以立信夫

元帝

元帝忌岳陽王詵而欲滅之遂失襄陽襄陽失而江陵之
亡可俟矣及武陵王紀稱帝於成都復請於宇文泰使襲
紀而成都又入於周則江陵未有不亡者非宇文能取之
皆自亡也蜀亡江陵陷襄陽北折而爲宇文之先驅江左
之能延數十年者幸也高齊未滅關中之勢未固宇文之
篡未成故猶幸而存也夫地利非有爲者之所恃固已曹
操據兖州四戰之地而制羣雄李勢譙縱據蜀而江東不

爲勅搖雖然得地利而人不和地未可恃人不和以內潰
未有能保其地利者失地之利而後其亡也必也故非英
雄特起視天下無不可爲者則地利亦其所必爭梁元殘
忍忿戾捐地利以授人而卒以自滅其明驗矣梁之不和
以內潰非武陵岳陽之罪也元帝一起而卽殺其弟慥矣
殺其兄之子譽矣襲其兄綸矣殺其從孫棟矣武陵遣子
圓照入援聽其節度而阻之於白帝圓正合眾以受署而
囚之岳陽起兵而盡力以答侯景之大讎而亟戕其
骨肉皆帝挾至不仁之情以激之使不相下也嗚呼帝卽
不念一本之愛而安忍無親抑思夫二王者一處襄陽一

處成都爲江陵生死之所自操者乎故不仁者未有能保其地利者也一念之乖而上流失咽吭奪困孤城以自斃舉劉宏陶侃以來經營百年之要地委之鮮卑亦憊矣哉江東四易主而不亡劉子業蕭寶卷之凶頑猶知地之不可棄而帝棄之如贅疣至不仁之人至於棄地利而極矣不恤己之死亡而奚有於兄弟邪

江陵陷元帝焚古今圖書十四萬卷或問之荅曰讀書萬卷猶有今日故焚之未有不惡其不悔不仁而歸咎於讀書者曰書何負於帝哉此非知讀書者之言也帝之自取滅亡非讀書之故而抑未嘗非讀書之故也取帝之所誤

者而觀之，揆索駢麗，攢集影迹，以誇博記者，非破萬卷而不能於其時也。君父懸命於逆賊，宗社垂絲於割裂，而晨覽夕披，疲役於此，義不能振，機不能乘，則與六博投瓊，耽酒漁色也。又何以異哉？夫人心一有所倚，則聖賢之訓典，足以錮志氣於尋行數墨之中，得纖曲而忘大義，迷影迹而失微言，且爲大惑之資也。況百家小道，取青妃白之區區者乎？嗚呼！豈徒元帝之不仁，而讀書止以導淫哉？宋末胡元之世，名爲儒者，與聞格物之正訓，而不念格之也將以何爲？數五經語，孟文字之多少，而總記之辨章，句合離呼應之形聲，而比擬之飽食終日，以役役於無益之較訂。

而發爲文章侈筋脈排偶以爲工於身心何與邪於倫物
何與邪於政教何與邪自以爲密而傲人之疏自以爲專
而傲人之散自以爲勤而傲人之惰若此者非色取不疑
之不仁好行小慧之不知哉其窮也以教而鎔人之子弟
其達也以執而誤人之國家則亦與元帝之兵臨城下而
講老子黃潛善之虜騎渡江而參圓悟者奚別哉抑與蕭
寶卷陳叔寶之酣歌極舞白刃垂頭而不覺者又奚別哉
故程子斥謝上蔡之玩物喪志有所玩者未有不喪者也
梁元隋煬陳後主宋徽宗皆讀書者也宋末胡元之小儒
亦讀書者也其迷均也或曰讀先聖先儒之書非雕蟲之

比固不失爲君子也夫先聖先儒之書豈浮屠氏之言書
寫讀誦而有功德者乎讀其書察其迹析其字句遂自命
爲君子無怪乎爲良知之說者起而斥之也乃爲良知之
說迷於其所謂良知以刻畫而髣髴者其害尤烈也夫讀
書將以何爲哉辨其大義以立修己治人之體也察其微
言以善精義入神之用也乃善讀者有得於心而正之以
書者鮮矣下此而如太子宏之讀春秋而不忍卒讀者鮮
矣下此而如穆姜之於易能自反而知媿者鮮矣不規其
大不研其精不審其時且有如漢儒之以公羊廢大倫王
莽之以譏二名待匈奴王安石以國賦青苗者經且爲

蓋而史尤勿論已讀漢高之誅韓彭而亂萌消則殺親賢者益其伎毒讀光武之易太子而國本定則喪元良者啟其偏私讀張良之辟殺以全身則鑪火彼家之術進讀丙吉之殺人而不問則怠荒廢事之陋成無高明之量以持其大體無斟酌之權以審於獨知則讀書萬卷止以導迷顧不如不學無術者之尚全其樸也故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志定而學乃益未聞無志而以學爲志者也以學而游移其志異端邪說流俗之傳聞淫曼之小慧大以蝕其心思而小以荒其日月元帝所爲至死而不悟者也惡得不歸咎於萬卷之涉獵乎儒者之徒而效其卑陋可勿

譽哉

敬帝

義以生勇勇以成義無勇者不可與立義猶無義者不可與語勇也王僧辯非不知義者元帝使之攻湘州殺蕭棟而不從身建平賊之大功受大任而鎮京邑可以有爲之資也高洋遣邢子才帥一旅納蕭淵明使爲梁主淵明非武帝之子孫而挾異類以闖入使其成也則蕭督附庸於宇文淵明述職於高氏中分梁國效臣妾於二虜此王僧辯肝腦塗地以報宗社而爲中原畱一綫之日也僧辯旣遣裴之橫禦之於東關亦已知敬帝已正位爲君而淵明

爲賊矣乃之橫敗死遽屈節而迎淵明以入何其餒也夫高氏方與宇文爭存亡之命不能乘釁以窺梁明矣其以偏師奉淵明而入直戲焉耳邢子才雕蟲之士據長江而待其斃也有餘顧乃震掉失守廢君奉賊唯虜志之是殉卒以此受大惡之誅授首於陳霸先爲千古笑則何如仗節臨江以與高洋爭一旦之生死乎無勇之夫義不能固而身名俱毀不亦傷哉故未知義者可使之知也知有義而勇不足以決之然後明君不能爲之鼓厲信友不能爲之獎掖陷於大惡以亡身故曰勇者天德也與仁智並峙而三也

法先王者以道法其法有拂道者矣法其名並非其法矣
道者因天法者因人名者因物道者生於心法者生於事
名者生於言言者南北殊地古今殊時質文殊尚各以其
言言道言法道法苟同言雖殊其歸一也法先王而法其
名唯王莽宇文泰爲然莽之愚劉歆導之泰之僞蘇綽導
之自以爲周官而周官矣則將使天下後世譏周官之無
當於道而謂先王不足法者非無辭也名固道法之所不
存者也秦自以爲周公逆者喪心肆志之恆也綽以秦爲
周公諂者喪心失志之恆也李弼趙貴獨孤信于謹侯莫
陳崇何人斯而與天地同時同其化理悲夫先王之道陵

夷亦至此哉高洋之篡也梁陳之偷也宇文氏乃得冠猴舞馬於關中而飾其羶穢以欺世非然則王莽之首朝於漸臺秦其免乎以道法先王而略其法未足以治以法法先王而無其道適足以亂以名法先王而並失其法必足以亡秦之不亡時不能亡之也至於隋革秦之妄因時以命官垂千餘年有損益而弗能改循實之效可睹矣周禮六官有精意焉知之者奚有於法而況名乎

權臣國之竊也而非天下之害也小則擅而大則篡聖人豈不慮焉而五經之文無防制權臣之道胡氏傳春秋始備備然制之如檻虎宋人猜忌之習卒以自弱而授天下

於魯使孔子之意而然也則爲司寇攝相事之日必以
誅三桓爲亟而何患乎陪臣執國命何憂乎庶人之議也
故知胡氏之傳春秋宋人之私非聖人之旨也岳侯之死
其說先中於庸主之心矣自晉東渡以來王敦始逆桓溫
繼之代有權臣而司馬劉蕭之宗社以移其逆未成而稱
兵構亂者王恭殷仲堪劉毅沈攸之蕭穎胄皆憤起以興
京邑相澆然而兵屢亂國屢危而百姓猶能相保亂民無
掠奪之惡羸弱無流離之苦則禍止於上而下之生遂不
驚也非其世族與其大勳不秉朝權非秉朝權不生覬覦
艸野非無桀驁之雄摺伏下風而固不敢騁也至於埃景

之亂羊侃卒韋粲死柳仲禮無能而敗蕭氏子孫分典州
郡相尋自賊而梁無虎臣於是而陳霸先以吳下寒族嶺
表卑官糾合粵嶠之民起救國難王僧辯資之成功於是
而建業荆江北府三吳之牧守皆倒授其權於山谿峒壑
之豪國無世族尊貴居中控外之大臣而崛起寒微如霸
先者駸駸爲天子矣其次則分州典郡握符分闕爲重臣
矣然後權移於下窮鄉下邑之中有魁磊梟雄之士皆翹
然自命曰丈夫何所爲而不可成哉故周迪留異熊曇朗
陳寶應禽臂以興乃至十姓百家稍有心機督力者皆嘯
聚其閭井之人乘農桑操耒鉏以互相掠奪於斯時也疆

者自投於鋒刃弱者坐受其刀鈇而天下之亂極矣弗待
有建威銷萌衛社稷安生民之大臣如劉宏陶侃謝元檀
道濟沈慶之之流也卽有王敦桓溫劉裕蕭道成之權姦
執魁柄以臨之亦安至是哉以在下之義而言之則寇賊
之擾爲小而篡弑之逆爲大以在上之仁而言之則一姓
之興亡私也而生民之生死公也故明王之蒞臣民也定
尊卑之秩敦忠禮之教不失君臣之義而未嘗斤斤然畏
專擅以削將相之權子孫賢何畏於彼哉其不肖也則甯
喪天下於廟堂而不忍使無知赤子竄竊弄兵以相吞齧
也魯之末造三桓之子孫旣弱陽虎公山不狃狂興而魯

國多盜孔子傷之矣徒以抑彊臣爲春秋之大法乎故以
知胡氏之說宋人之陋習也

詩經卷十七終